

地雷

柳

青

地
雷

柳
青
著

■光華書店發行■

地
雷

著者 柳青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

·版權所有·

DILUEI
LIOU—CIN ZHU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再版
1001—4000

再版前記

這本東西要出版的時候，我正寫「種穀記」初稿的最後幾章；因為寫長篇我是初試，所以在故事走向結束，人物全擠在一塊，都必須給以比較適當的交代時，我真有點忙得不得開交。「地雷」的最後校樣送來，我匆匆改正了幾個錯字，便付印了。當時，個人的目的只是想藉一本書的形式，保存幾篇自己不想丟掉的稿子；這些稿子印在抗戰期間用土紙，麻紙，甚至馬蘭紙出版的刊物上，即便丟不掉，措來措去也會揉得看不出字來。因此，我一再向書店申明，希望少印一點，以免受累。書店接受我的意思，印了一千，因為這不是甚麼「紀念冊」，印幾百是太少了。

現在，東北的局勢與這本東西出版時已大不相同，書店好像也有買賣做了。他們通知我「地雷」要再版，並說要印三千。那末，它就要變成一本正式的「書」了！我一聽說，很有些不安、頓時萌起再寫幾個短篇的念頭，一方面使它更像「一本書的樣子」，另一方面

面似乎也更對得住在前方部隊里時常在一塊的一些令人難忘的同志。但我已經又坐不穩了：「種穀記」出版後，我即束裝待發，準備回「家」里去，炮火連天的自衛戰爭已接近反攻，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方興未艾，過去的那一段生活隨着時代過時了，現在應該堅決投入新的生活中去，「地雷」只好讓它就那樣再版了。

因為要趁便改正幾個錯字，我又翻了翻，一邊便回想起寫這些東西的當時——那時是文藝座談會以前，我二五、六，從每篇末尾的年月，可見大部分時間被我荒唐掉了。現在讓這本單薄的東西出下去，讓我時刻警惕自己。

一九四七，九月十六，柳青記。

再版前記	一
論 魯	一
犧牲者	三
地 雷	九
一天的伙伴	六
廢 物	八
在 故 鄉	九
喜 事	一〇
土地的儿子	一〇
後 記	一四

談 會

那時是落雪的季節，大約還是立春前後不久，我在一種考察性質的旅行中，到了一個鄉鎮上。是在後方，在離黃河約莫還有二百多里的地方。當我在八路軍兵站醫院里，和那裏的政治委員談畢話，已經就是黃昏時分了。我回到我住的那個小店子以後，因為天氣很冷，想再吃一點東西，就跑到門口的一家小飯舖里。

在那里，我就和他（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初次相遇。我敢說，這完全是一個偶然的遇合。

他的一張長嘴巴噙着向飯舖老闆借來的旱煙袋，坐在炕沿上，那樣貪婪地吸着菸草，甚至煙鍋上還不時地發出吱吱的響聲。當我走進去的時候，他就連忙拿着煙袋，溜下炕沿來，讓我坐上去暖一暖。客氣得很，對於初次相遇的我，他那樣子頗像一個走江湖的老手。

年約二十四五歲，中等身材，瘦長的臉上長着一張長嘴巴。他不單嘴巴長，而且似乎很多嘴，能同各種各樣的人談各種各樣的話，這使得他是一個最可親近的人。譬如，飯舖

老陳就向我確定地介紹說：

「這人好人氣。」

我去的時候，他在那裏和正在包水餃的大師傅扯着。也許不是閒扯，他們好像談着老百姓抬傷兵的問題。看他那憔悴的容貌，看他那一身灰布棉單衣很整齊的樣子，我並不經心地想了一想。相信他是那傷兵站醫院的一個休養員。

我想得對。

我坐在飯舖的小炕凳上的時候，會覺悶過天氣，一種上路的人最討厭的霉天。天空，山頭上，窗外的街道上，院子里，樹枝上……到處是白茫茫的。

飯舖老闆很同情我，他直叢叢的鬍鬚中間露出來這樣的話：

「上路就怕這種天氣，」他說：「可下不時常。」

「好同志，就這天氣，前方上一樣要打！」

那個「長嘴巴」用一種漠然的態度說着，長嘴巴里，又噴出了兩口濃煙。

他開始問我「貴姓」，「那一部分」和「到那裏去」一類的見面話。我看他的樣子，並不清楚我說的一部分，因為在這無情大的戰爭中，「一部分」實在多極了。不過，他好像由我起身的地點判斷，我並非什麼「壞蛋」，因此，他很高興和我談。

「很幸苦吧。」「嘿……」當他知道我的長足放行的時候，他的不甚之康的臉和善地笑着，長嘴巴就露出幾顆粗大的牙齒。

「沒有什麼。」我這樣回答着，飯舖老闆就問我要什麼飯。

在開始籌款的時候，我送給他一支香煙，他也就通通地接受了。吸着香煙，我們就談起來，漸漸談得很親熱，漸漸地他是我朋友，漸漸地幾年，又在這酒館裏不期然地遇合了。——

「你那部分的，同志？」我問。

「×××師，」他說。

「×××師那部分呢？」我接着問；我常常這樣。

「聽說現在歸×支隊了。」

他看我的臉，吸了兩口香煙。

「那末，」我說，「你是掛了彩在這裏休養的。」

「對，對！」他點頭縮腦地說，「可是快好了，個把月的功夫就回前方去。」

一切都表現着很直率，而且是一個有趣多嘴的家伙。我想：「假若問他是怎樣掛彩的，我也許可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

但是，他等待着的兩碗水餃，這時端來了，熱騰騰地擺在桌子上。他扔掉我給他的那支香煙頭子，就將一碗擺到我這邊來，用微笑的眼色望着我，嘴里命令似地說：

「吃，吃！……」

我堅持着不擾他。的確，我如何能擾一個初次偶然適合的陌生人呢？何況一個受了傷的大兵，腰里能有幾個錢。但是，他却非要我擾他不可。

「吃吧，」他說，「都是革命的同志，誰碰見不吃誰的？我將才還是抽你的紙煙着？先吃一點，同志，你的麵條眼下還不得來。」

他的態度很使我窘迫。

三番五次地催促我，我再不好意思不吃了。

「好，我嘗一嘗你的餃子。」我說，心里暗暗地想，「這傢伙真怪！」

我吃了一個，不成，又吃了一個，還不成；吃了三個以後，我是無論怎樣也不再吃了。於是，他也安然地吃他的餃子去了。

他身體很虛弱，吃着吃着就滿頭淌着汗珠。他用手扯住袖口揩一揩額頭，又擦一擦眼窩，還向我解釋着，他在紅十字醫療隊開過刀才十多天。大腿上三八式步槍子彈是取出去了，可是身體還沒有復原。因此他想格外多吃點好東西，早點好了就回部隊去了。

「你不要忙啊！」他改變了一下坐的姿勢說，「戰鬥快解決的時候，他娘的，我聽見我跟前的一個渠裏，有人呻喚的聲音。我就跳下去，原來是我們的一個同志掛了彩，躺在一灘血跟前，一步也不能動。我就揹他往上走。走着走着，猛然間我覺得大腿上一痛，血就淌出來了……」

血就淌出來了，就被送到後方來住醫院，就開刀……爲了「我們的一個同志掛了彩」；「可是快好了，個把月的功夫就回前方去」：在前方，一切都是緊張的，「就這天氣，前方上這是一樣要打」——我幾乎把他的一切話都在腦子裏轉了一遍，甚至他非要我吃餃子的事，也都從新想過了。

我竭力想了解他。

「你參加×路軍幾年了？」

「我看看。」他說，「三五，三六……四年了。」

「四年了！……你是不是……」我考慮着詞句懷疑地問：「你是一個黨員，是不是？」

看他的眼色，他見怪我了。

我立刻明白我不該這樣探問：但是，已經問過了。

「不是……」他遲疑了一下回答，於是低下頭去喝他的麵湯去了。湯很熱，他用他的長嘴巴呼呼地吹着。碗上冒着汽被吹向燈那邊去，燈光閃閃地跳着。

我很後悔。我看見他喝着湯，覺得空氣很不自然，想找別的話頭來改換一下。

支隊裏有多少人呢？——我就討好地問。

「咱也不曉得，咱下火錢多時了。」

他簡單地說了這一句，看了看我的臉，又低下頭去喝着他的湯。這樣，空氣依然是不愉快的。

我自認我的態度是無邪的——一個想寫點文章的人要求知道更多更清楚的态度，而他却好像有了什麼心事。當我用八路軍生活很苦一類的話對他表示同情的時候，他竟開始說起反話，說着一些同起初顯然矛盾的話。

「八路軍真苦，他娘的，我真不想再幹了……！」說着還搖擺着頭——完全沒有要我吃餃子時的誠懇，也沒有講他掛彩時的莊重。

他笑着——顯然是一種惡笑。

一會兒，我要的麵條也端來了，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對我說，「天黑了。你吃飯，

我要回去了。院部裏還要查他娘的病室哩，嘿嘿……」

他付過餃子錢就走了。

吃過飯，那些拿長矛子的自衛軍查過店，我就要休息了。當我正要起身回住室裏去的時候，一道電光穿過片片雪花，在街上忽明忽滅地閃着，直移向那小飯舖的舖門來。接着，舖門裏進來一羣人，嘴巴和鼻孔呼着白煙似的汽。

我看他們一共五個人。

一個拿電筒的，好像是一個頭目；兩個揹步槍的，一進門就將步槍拿在手；另外兩個徒手，其中的一個就是剛才非要我吃餃子不可的「長嘴巴」。飯舖老闆還說他好人氣，他這時可用力做出兇狠的樣子，那長嘴巴看起來是更長了。

拿電筒的將電光在屋裏兜了一個圈子，就問着長嘴巴說：

「在那裏？在這裏？」

「就這個！」他兩隻眼睛死盯着我不放，指着我這樣回答。

這時，我已經下了炕，站在地下了。

飯舖老闆還眯縫起眼睛，看々他們又看看我，在那裏撲嗽嗽地發抖。雖然是在落雪的夜晚裏，他們帶進來一股寒氣，我看他並非因為發冷，而是怕我給他惹下什麼不吉利的事

情。

老頭子不知底細；我却一清二楚這是爲了什麼。

我是有根有底的——那裏來那裏去，辦得什麼事，帶護照沒有……可是沒有辦法，那個「長嘴巴」又多嘴起來了，好像我們結了什麼冤仇，或者是我曾謀害過他一樣。

「帶護照不幹正經事的可多啦！」他那長嘴巴很快地煽動着。

「穿得倒像，還戴的二餅子眼鏡，」一個徒手的打哄着。

「你啥子時候認識我們政治委員的？」一個拿步槍的問。

大家七嘴八舌亂講一氣，弄得我不知道如何應付才是。拿電筒的很穩健，他用半命令式的口氣說：

「既然你講你認識我們的政治委員，就麻煩你踏一踏雪，到我們院部里去一下吧。」我同意了，我知道這案子非這樣弄不清楚。

我們就一齊踏着雪，格吱格吱地通過冷清的街道。我走在前邊，他們凌亂走在我後邊。一到院部，我就要求直端去見政治委員。

拿電筒的同意了，我們就一直走去。

政治委員的屋子在西邊的一排屋子中間，那裏點着洋油燈。見方的窗格子裏邊的燈光

照得很亮，很亮。

當最後進那屋子裏去的時候，只有兩個人——拿電筒的和我。別的人都在半路上一個一個地留下了，那個「長嘴巴」也沒來。

我們身上披着雪花，踏進門限，那天同我談了一整下午的政治委員就從公事桌前站起來，驚奇地叫着：

「啊——捉到了這樣一個漢奸！」

「哈哈哈哈哈……」他和我的笑聲重疊着。

一個小鬼給我們倒了茶，把茶壺放在就地燃着的木炭堆旁邊，就蹲下去用一雙鐵筷子弄着火。那個拿電筒的站着，直至政治委員命令的時候，他才走了。

我們吸着香煙，政治委員向我解釋着誤會。他說有一個休養員報告街上有一個人，有幾成是漢奸。他說那個休養員說得很像，而且表示他恨極了，曾向他說：『非把這小子搥住不可！』

「請你原諒，這樣大的雪……」最後，政治委員道歉地說。

「沒有關係，」我一直微笑着，感到這誤會很使我愉快。

政治委員着我的樣子，也高興地笑着。但是，我並沒有告訴他，他的那個長嘴巴休養

員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啊！

頃刻以後，我要辭別了。他命那個原來拿電筒的人送我出。當我穿過走廊，轉到門口的大院子時，我突然覺得在後邊雪上有點微小的動靜，轉頭一看，那個「長嘴巴」又不聲不響地趕上來了。

「對不住啦——同志！可是都是爲了防壞蛋……」

夜幕包裹着一切，地面上的雪也映不出他的表情；我只聽見他說話的聲音——很小聲的抱歉的音調。他說完，還繼續跟我一齊走着，好像還有些話對我說，可是他並沒有說。他走着暗中找尋着我的手，找到一隻就握住他。在那落着雪的夜間，我只感到他的手是溫暖的——不，乃是我的心感到他的心是溫暖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在臨縣川口鎮。

犧牲者

——記一個副班長的談話

朔風呼嘯着，令人想起那天深夜里汾河嗚嗚的流水。在南部呂梁山上，昨天竟日落下的積雪被風掃着，像灰塵一般從山頭上湧進溝壑里去了。山窪里樹柈搖曳着，悲鳴着。太陽沒有溫暖，發着月亮似的光。這時候，汾河上的田村戰鬥還未過三天，排長帶着我們一個班，便又在這樣的山頭上向盤據雙池鎮的敵人警戒了。在十二連吃過晚飯來換哨以前，我們大概沒有希望離開這個天氣惡劣的哨位了。

排長在內，我們統共八個人——兩個班長，戰士們在新近一次補充以後又少了一個，剩得五個人了——除了輪流着有一個在崖畔的立射工事里站瞭望哨，七個人就都攢在農民們爲了夏季避雨而挖的山窩子里。昨晚我們上哨的時候帶來了一點木柴，但是夜間很快就燒完了，都冷得乞兒一般，和衣在稻草上躺了一夜。早飯以後，政治指導員遣人從連部送給我們一捆木柴，而且還有每人半斤的山藥蛋。現在，我們將步槍靠牆立成一排，胸脯上掛的手榴彈也解得放在各人的槍邊，都坐着自己的背包，圍繞着薰薰的火堆，燒着山藥

蛋……

山窩子里濃重的白烟壓在我們頭頂上，到窩口，它立刻被風撕得一條一塊，飛上去，消失了。我們在這里一個挨一個擠成一圈——不冷了，火昇紅了，山藥蛋燒得出味了……應該快活起來的時候，反而個個人從中意識到悲慘來，越發保持着深沉的靜默。唯一的原因便是我們這樣緊擁着，就想起少了一個同志，那是我們兄弟一般親熱的，上級首長們一致讚許的，年青的場鼻子馬銀貴。前天，田村戰鬥中間，他犧牲了。

有的用柴撥一撥火，有的翻弄着火邊的山藥蛋，都好像悄然諦聽着外邊風的吼聲和面前火堆的噼噼吧吧的響聲。心都沉掂掂地下墜着，陷於一種傷逝的悽楚中。

「排長……」劉占鰲，我們都叫他關公臉；在火前臉更紅得像一顆火球，翻弄着熱灰里的一顆山藥蛋，想說又不想說地遲疑了半天，纔說：「排長，俺們有個心事，想問你一下，嘿……」

「講吧，看你難受的那股勁兒哩。」排長直然說。

「其實也是點小事，」他這纔將那顆未熟的山藥蛋埋在原處，開始道：「你知道十一月的津貼費發了，俺班里領得一塊的三張，五塊的一張。三塊零的給了張守福，魏育德和戲醜貨了，五塊疙塔票到如今還在副班長身上嘞……」

「不走街鎮，實在換不開。」我撥着火陰沉地插口說。

「換開換不開咱先不忙，」他似乎阻止我多嘴地說：「俺們的心事是馬銀貴那樣犧牲了，這里還有他一塊津貼費。大家再添補添補，買些香紙在山頭上燒一燒，心里也都寬敞一點兒……你說？」

燃木柴的烟已經使得我們的眼窩濕漉漉的了，關公臉說了這話，我看見大家歪垂起頭來，不知是爲了避免烟薰了眼睛，還是爲了不使一雙雙含淚的眼睛相對起來。總而言之，都靜悄悄地屏着氣，看看排長是怎個心事。

「不好！」他又往火堆上搭了一梗木柴，淡漠地說。

按軍職說，他是我們的排長，黨裡頭他又是支部委員，爲什麼這樣表現團結的事，他會說不好呢？我們班里是不論那一個，關公臉一提議都讚同了。現在，十幾隻眼睛在火堆周圍或者大瞪着，或者眯縫着，不約而同地望着他。

「不好，」他解釋道：「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我想我們每一個同志參加進來，都是爲了革命，還講個什麼迷信？要是馬銀貴還會說話，他一定不贊成，他在政治上比我們那一個還明白哩，這個同志……」說着便低垂了頭，對火沉默了。

都啞然相對着。

看樣子，誰也沒有嗅到山藥蛋的香味，也沒有人注意外面風刮得山窰子頂頭雪土混和着喀嚓地溜到窰口的事。「這個同志」的塌鼻子，鼻子兩旁，幾點雀斑，帽舌頭下邊露出一雙炯炯的眼珠子，以及那總是微笑的厚嘴唇所構成的一張嚴肅而可親的臉龐，完全佔領了我們的腦海……。

「小夥子今年纔十七歲了。」魏青德，我們班里的學習組長，又是一個活動分子，抬起頭望了望大家的臉色，仍然低下去，繼續撥着一塊撥上去又滾下來的通紅的火球，獨語似地說：「八歲的時候，他爸就死了。十一歲的時候，他媽沒一點子辦法，就把他送到晉隆紗廠來。經理問到年紀，他媽就問幾歲纔合章程；人家說不上十二歲不要，他媽就忽然間高興起來了似地，笑了：『我們小孩正十二歲啦……』」

「唉……」我們聽了，有人長出了一口氣。

「就這樣，馬銀貴同我們一塊上工了。」他接着說：「起初，他在彈花場里掃地，後來可又調到織布場里搬布匹，最後纔熬到搖紗間里……當個童工，好不容易，挨打受氣，一天掙得人家二毛錢。記得有一天放了工，他回到家里扯住他媽的袖子，哭個不住氣。他媽哄來說去，他還是寧願母子兩個提上泔鐵筒子，沿街討乞，再也不上工去了。弄得他媽也哭起來的時候，哎，他可又不哭了——第二天照樣按鐘點上了工……」

「小夥子從小就是硬骨頭，你們看！」排長對我們大家說；我們都好像害羞似的，眼皮垂了下去……

「四年以後，」魏吉德故意將聲音提高起來，「他實在只有十四歲，就成了熟練工人，工錢就長到三毛……」他聲音又低下來；「唔——又作了不到二年，日本人打得來了。工廠也倒閉了，里面紮了日本兵。我們呢？好像沒主子的狗，東走西竄還找不到半碗飯吃……忽然間，咱們的人來了，組織起游擊隊。年青人都瘋了一般撇開父母老婆走了。工友們也一羣一夥地參加進去了。馬銀貴可給他媽扯住，門限也不准出的：『要走嗎，先把媽媽處死再走吧……』」蠅子似的在他耳邊嗡嗡個不休停……

「馬銀貴呢？」

「一聲也不響，啞巴一樣！」他嚥了口唾沫，敘述着，「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了。我說我等不住了，我要走了。他給我眨眼。過了兩天，他跑出來了，喜得臉上的幾點雀屎也退光了似的。那時候剛交了春天，也是下了大雪，比外邊這雪還厚，我們兩個一跌一滑，找到游擊隊。唉，統統像昨天的事情……」

說到這里，大家不約而同地仰頭向外望望皚皚的積雪。排長看見一個角落里點的一柱香早已燃盡了，連忙轉頭來問道：

「輪誰？劉占鰲？」

「嗯，俺的哨。」劉占鰲答了一聲，便將幾顆燒得將熟不熟的山藥蛋塞進口袋里。他掛起武器，臨出去的時候還說：「俺不是工人，老闆隊伍里當了七八年大兵，到八路軍里來，俺纔看見這樣堅決的戰士。說句老實話，要紀念馬銀……」

「換你的哨去！」排長點起另一柱香，不耐煩似的截斷他的話，命令道。

他順從地鑽出山窩子去，揹着步槍踏着雪走了。我從窩口上看見風從地面上揚起的雪片落在他的肩膀上，弓着腰，雙手攤在袖口里走着的背影不見了。這里，排長責斥我們盲目地附和了劉占鰲的意見——那種從軍閥部隊里帶來的燒香磕頭，你兄我弟的毒素，他說會使我們的隊伍腐爛的……

「紀念，紀念，」他結論道：「學習他就行了！」

我們都沒有一句話說，而且經這樣解釋過後，好像已給犧牲者燒過香紙了似的，心里倒寬敞了一些。開頭燒了的山藥蛋差不多熟了。大眾開始挑選得吃着。如果你從外面的山徑上經過，也就會聽見山窩子里發出用手拍打黏在山藥皮上的灰屑和嘴巴咀嚼的聲音了……

這時候嚴醜貨從哨上闖來了。他是同馬銀貴一樣用乳名來參加部隊的小夥子之一，也

是個十七八歲，也是從游擊隊到改編一直到今天的老戰士。他進來滿口不乾淨的話語，說着天氣！一屁股坐在背包上，雙手抱着兩個膝蓋，烤着那雙凍僵了的腳，嘴里不停地嘶嘶地叫着。因為突然有了面前的火堆和圍着它的鷄雛似的一圈山藥蛋，他還沒有認出我們頃間談話所造成的這個特殊的氛圍，臉孔笑嘻嘻的。

「你急着幹什麼嘛？」排長溫和地教訓他，說：「一下子兩隻腳都拍在火上！冷熱相結了，腳出了毛病，行軍戰鬥又是個麻煩……誰揀你呢？對，對，放在旁邊慢慢烘熱……」

駭醜貨仍然是笑嘻嘻的，揀起一顆山藥蛋要吃了。

「你記得？」魏吉德揪了揪他的肘子問道：「去年我調到大隊部的時候，銀貴他媽打發誰到隊里來幹啥呢？」

「噢，」多嘴的醜貨略微想了想，啾啾起來：「隊伍在洪洞的時候，他叔叔來了。你知道，他爸在那時候他纔兩歲就定下個奶親，你知道吧？」

「是他表妹子不是？」魏吉德皺着眉吞吞吐吐地問。

「對，」說着陡然笑了起來，「姑娘大了，咱那兒日本兵遭踏得不行，催他們接過來。他叔叔囉囉嗦嗦了幾天，隊長指導員沒法兒只得答應了：要銀貴回去，誰曉得他可死

也不回去……這事情，嘿，以後一有請假的，指導員就馬銀貴同志，馬銀貴同志講了一遍又一遍……」

「那個時候游擊隊里是這種情形，」魏吉德熱心地然而慢慢吞吞地證實道：「莊稼人參加了纔幾天，這個也請假要接婆娘，那個也請假要埋老人。走了就不來了。你看，不是給日本人殺了，就是怕他們強姦，還不好好抗日哩。我們紗廠里來的那可是說啦，馬銀貴就是……可惜了，小夥子可惜了！」他神經質地重複着。

「唔，那是。願講個學習啦，願講個團結啦，都好。」農民成分的張守福噙着他的短烟袋皺皺地抽着，楞着臉讚嘆道：「不要犧牲了，在咱們這里遲早準是個大幹部兒哩……」

醜貨吃了兩顆山藥蛋，這時嘴上機器的噴口一般冒着汽，兩隻笨重的脚上也冒着汽。聽口氣也吧，看樣子也吧，他總之是漸漸省得我們爲什麼這樣沉靜着了……並不像平時在軍士哨上進行軍事或者政治課目的討論會一樣……他好像剛才進來做了什麼失檢的動作似的，侷促着侷促着，笑嘻嘻的臉孔沉下去了。

「馬銀貴……」他用手背擦了一擦嘴巴，看着閃閃的火燄沉默了。

「怎麼？」我們幾個希望新消息似地同聲探問說。

「你們大概還不曉得哩。游擊大隊編營的時候歲數小的都沒編進去，你算算，現在營部的小鬼段斗子，九連連部的發子，十二連的通信員根深兒……」他用一隻手壓倒了另一隻手的三個指頭，瞪着眼白想着。

「十連的金孩兒……」魏吉德提示說。

「對，這些都是原來在游擊隊拖槍的，調出來了。馬銀貴不依，我也跟着不依。那一天，營部把我們倆人喊去了，營長——不是這個營長，就是現在咱的副團長——叫了一聲：『你們敢反抗命令呀！』我們倆人悄悄站下不動。等了半天，他算起賬來了；一條一步槍七斤半，又是米袋子五斤，又是三顆手榴彈，兩袋子彈，又是背包，掛包，水壺，刺刀……『三四十斤哩，你們揹得動嗎？不是揹着就拉倒了，同志啊，還要打仗哩……』他吓唬着我們。」

「後來怎麼……」有人急着問。

「你聽我慢慢說，」他稍稍停停說，嚥了口唾沫：「我就真幾乎動搖了哩，哎，馬銀貴在我旁邊站着，立正了。『下班，報告營長！』他說，『下班也利利爽爽。』他還說咱們這兒講究個吃苦耐勞不怕犧牲，指導員還說啦，都是爲咱中國。『我們在晉隆廠作工爲誰？』他辯駁起來似的：『咱們這兒又不打人不罵人，死了也願意！』……編了營到現

在這纔一年的功夫，誰曉得他真給犧牲了……說着風箱一般出了一口氣。

我們都熱切地注意聽着。張守福聽了便隨口說道：

「就同有個說法兒似的……」

「有個什麼說法兒？」沉默的班長轉來干涉似地問。

「就同，就同……有個凶兆什麼的……」

「有個屁兆！」班長頭一拐，說：「劉占鰲劉占鰲，排長剛批評了一陣，你又來了。」

我看堅決勇敢的都容易犧牲，怕死鬼碰上子彈，我看也活該！」說着很抱怨的樣子仍然還自沉默去了，歪着頭靜靜地盯着冷冰的土牆壁。

自從馬銀貴犧牲以後，班長一直保持着這個樣子，神像一般不跟人多說一句話；說話就同和人家生氣一樣，而且氣很粗，好像隨時都掂着重東西似的。自然，我們班里遭受了這樣的不幸，既是班長，他精神上更是難過一些。可不是，無論如何，我心里不也像時時刻刻插着一柄尖刀子嗎？昨天上哨以前，他還在連里嫌我在搶救馬銀貴的時候，沒有盡了我最大的努力；現在他又說了這話，我聽起來，怎能不懷疑他話里有話呢？全班都在這里，排長也在着，我還不應該將前天深夜所發生的事情，仔仔細細報告一遍嗎？

大家都彷彿受了點氣似的，沉默了許久許久。火堆自管它薰薰地燃着，外面風自管它

吹着……

「唉……」我嘆了口氣，說：「犧牲的已經不在這里了，已經不會說話了。那夜晚的事，我看誰也沒法子辦，就是給了班長也一樣。破完路啥時候了？敵人來了，咱們掩護他們三個連退却接了火，打到他們退過汾河，上了山，咱們再退，又啥時候了？下半夜的月亮不是已經上來了嗎？你們統統過了河，機關槍陣地也移到山頭上了，我弄得剩下一個人纔往河道里退……」

「你怎麼掌握你的兩個人的？」班長憤憤轉臉來問我。

「不忙，」我竭力平着氣靜靜地說，「自然我們原來三個人。張守福早就失掉聯絡了……」我看了張守福一眼，他一下子頭就低下去了。我瞪了半天，說：「我同馬銀貴爬在鐵路邊上，突然間北面下來一挺機關槍，一鎖子子彈打完了又按上一鎖子，打得我們頭也抬不起。娘的×！我們兩個——我同馬銀貴爬着去同它拚手榴彈去了。把機關槍趕進礮堡里去時候，我又找不見他了。我拍着槍托，四下里黑黝黝的，沒有答聲……」

我說到這里停了一下，看見他們瞠目張口，等得很急的樣子，我一口氣就說下去了——

「我退的時候跑着跑着，聽見離不遠有呻喚的聲音。我蹲下去，輕輕拍了三下槍托。

我幾乎要開槍了，呻喚的地方纔答了兩下。自己人——我想着，走近點低低地問：

「誰？」

「我嘛，哎喲喲……」

「口令？」我問。

「明……天……」

「糟糕！這是馬銀貴。我跑去攆他，一隻手還握着步槍，一隻手拉住我的手，說：

「算了吧，副班長……」

「怎麼？」我心急地問他。

「擲彈筒把半截腿炸沒了，不中用了，哎喲喲……」

「我不管他說什麼，攆着就走……」我說着一隻手扯住我的棉軍衣的後襟，說：「你們看這大片的血！我完全迷失了方向，你們清楚，汾河也叫，機關槍也叫。嘩嘩嘩嘩嘩，啊，比今天這風，大得說不來。砲還吼呢，他還在我脊背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不中用了，管你走吧，不中用了……」

「我本來那時候想到要給他比喻那些剩一隻腿還活着的傷兵，可是說不成一句話。我罵了他兩聲，他纔不叫了。我攆他到河邊的時候已經滿身大汗。這里河分成兩道，中間夾

一塊乾灘，我想總淺一點。我們過了第一道河，上了那塊乾灘。啊呀，打到大腿的水……

「不行，」他說，「水沖着我的爛腿。放下吧，你走吧，拉倒吧……」

「而且他溜得太低了，我想放下重新搯一下，過那第二道河。我剛剛放下，一串機關槍子彈撲撲撲落在前邊的河水上。你看——敵人聽見了聲音，封鎖起河面了。他忽然把手里的步槍遞給我，央求起來：

「一槍打死我，副班長，打死我你快走吧……」

「我一聽這話，立刻腦皮緊繃繃地起來，駭怕了。月亮照在河灘上，一切一切，那怕是一塊石頭，都給它照得分分明明，他肘子支在地上斜躺着，我蹲在旁邊把他怎麼辦呢？敵人的砲打着山頭，機關槍的火網封鎖着田村……我完全呆了。呆了半天，只好說：

「馬銀貴，有什麼話快說吧……」

「他長出了一口氣，猛地坐了起來，直豎豎的，可是好一陣不開腔。過了一會，他沒有提起他媽，也沒有提起我們班里連里的那一個，只是可憐地盯住我，說：

「我要死了，我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你們說，你們說我怎麼忍心一槍打死他呢？我攆着他攆了二年的那枝打死過多少敵人的五六步槍，走一步，回頭看一看。最後，我一下子衝過第二道河來……唉唉！」

一口氣說到這里，我纔看見他們個個人的頭早已倒吊起來了。外面風捲揚着積雪，嗚咽咽；這里，薰薰的火堆輝映着慘然的臉孔。在我們後邊，地上亂糟糟地鋪了一層穀草，上面立了一排步槍，槍下放着一列裝在套子里的，東歪西倒的手榴彈……我慘然打了一個寒噤，好像我是剛剛偶然來到這個哨位上的。

過了一會，我們的排長，連連地微微點着頭。

「記起了，記起了，」他自言自語着，眼睛向山窰子頂上的濃烟里翻了幾翻，想着，繼續說：「今年春天吧，他一連請求過三次，可是他只，只有十七歲。說不該十八歲的……」他搖了搖頭，然後結束道：「已經加入的還按候補的論哩，沒有法子，不能因為他一個人就……」

「可是你知道嗎？」我的悲痛稍許壓下了一點，說：「小夥子難受了個時候，每逢黨日，我們上黨課，忙得很，他同他們留在班里，人家下棋的下棋，打識字牌的打識字牌；小夥子真像丟了個什麼東西，立坐都不安啊……」

「沒有法子……」排長聽了，重複着。

這時候，彷彿一個追悼會的默念一項完畢了似的，人們的頭抬起來了，臉色也轉換過來了，手足也好像睡醒之後會動彈了。有的人又纔斯斯文文的不像粗野的軍人的樣子，

將手伸向火堆四邊的山藥蛋。魏吉德揀起一顆，捏了一捏，皮子裂開了，冒出汽來；但是他却慢慢地將它仍然放在火邊，坐端正起來。

「說起這，我也記起來了，」他憂鬱地說：「還是在游擊隊的時候，馬銀貴不是年紀小嗎，摸摸他的頭頂，調笑他什麼時候回家，什麼時候接他的婆娘呀的；他臉一紅，只一句話——打出去日本人再說……」

「真的，」醜貨插嘴說，「我也知道……」

「可是編營以後，話頭就不一樣了，」魏吉德的眼睛由醜貨臉上轉向大家，演說一樣說：「打出去日本人還不能回家哩……」

「真的，」醜貨等得很急的樣子，這纔接上嘴，說：「他是我們連里的青年隊長，我們開會的時候，他常說的：『我們青年，嗯，我們青年真是，打完日本還有工作哩，不要受了批評就噤聲起來了，哼起來了——打完日本說死，老子也不幹了……』我記得清清楚楚。他真好……」

聽了他們兩個人的追憶，我凝然望着火堆，彷彿又看見馬銀貴的影子，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了——他的頭小，可是領得一頂軍帽總大，戴起來總把眉毛遮住，露出兩顆刷溜溜轉的眼珠子，胸脯兒時時刻刻好像故意似地挺得高高的，說起話來厚嘴唇一張一合，聲音清

脆而有力……

我們這裏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這一點。他顯然是從書報和戰士讀本上知道一些關於蘇聯的生活、機器，以及農場和引水機的事情吧，以後，譬如當部隊因爲小米供不上來，煮馬料吃的時候，他就會笑迷迷地說：「蘇聯紅軍大概不吃這種東西吧？」或者，譬如當呂梁山行軍的時候，在我們路旁的田地裏，窮人們沒有牛馬，連糞子也沒有，我們看見他們一個人拉着犁，另一個人把着犁柄耕地的時候，他也会笑迷迷地走邊說：「蘇聯大概沒有這種事情吧……」許許多多壞的，醜惡的，愚蠢的，罪孽的事情，我們這個十一歲便做了童工的戰士，總是這樣笑一笑，評論着。他是怎樣憤憤着這塊土地上的未來世界的遠景啊……而現在他的的確確不在這裏了，已經犧牲在抗日戰爭中了。

都沉思默想着這些……

「說來說去，犧牲的太早了。」排長將手里的一塊木柴扔在地上，嘆息了一聲。……

「他會用手榴彈炸死自己的吧？」魏吉德問我。

「一顆也沒有了。」我說，「都扔光了。」

「不會第二天早晨給敵人揀去吧，我想……」沉默的班長最後可惜的疑慮着。便是因爲將馬銀貴活活地扔在敵人面前，他的心總是被咬住一般跳動着：而且我們全連每個人的

心都不能平息一刻兒……

角落里孤寂地立着的一柱香又燃盡了，這回輪我的哨。我收拾起手榴彈，子彈袋和步槍，踏着沙沙的穀草要走了的時候，他們要我也裝上幾顆山藥蛋，到哨上去吃。但是我非得下去嗎？至少在最近幾天，馬銀貴把我的肚弄壞了；並且外邊還那樣大的風雪啊……我從哨上回來的時候，木柴燒完了，留給我的幾顆山藥蛋也冷了。火堆變成一灘白吃灰，我們又冷得各自縮成一團。

晚飯以後，十二連來接了我們的哨。

我們回到連里的時候，聽說營里的兩個偵察員從汾河邊上回來了，並且說他們還到了田村。我飯也沒有吃，就跑到連部去打聽了一下，指導員興奮地告訴我馬銀貴的結局。

第二天早晨敵人到河邊一看，河中間那塊乾灘上紅紅的一片。他們還特意打發了一個士兵過去看了一回——血旁邊的泥灘上，指頭挖下兩行字：打倒日本鬼子，中國共產黨萬歲。一個人爬下的蹤和拉下的一道血跡，直端進了汾河！

「你還不是沒有吃飯嗎？」指導員最後關切地說：「快回吃去吧，冷壞你們了啊！」

一九四〇·十一月在楊家陵

地 雷

一

「一二一，一二一，打倒日——本！」

「打倒日——本！」

「一二一，一二一……」

這是陰曆三月天，太陽在灰冥冥的西山裏快要沉下去的時候，太行山區有一個叫做李道村，自衛隊正在一塊廣場上操練。他們轉圓圈跑慢步，那個在圓圈中心踏步叫操的人顯然很着急的樣子，跟着隊列的排頭轉動着，嘴不停息地喊着數字，希望跑得像軍隊似的嚓嚓地響。但是，無論如何，莊稼人甚至將「打倒日本」四個字喊得極整齊，原始的聲浪震天價響，脚下嚓格嚓，嚓格嚓的總是跑不整齊來。

這惹得在老爺廟旁邊的路口上，挾一梗紅纓矛子放哨的李樹元老頭子看着看着，忍不住失笑了，笑的滿腮的蒼色鬍子都站起來。因為操練的人不是比他小一輩便是小兩輩，

而且他兩個兒子都在裏邊，他便理直氣壯地笑罵道：

「羞死你們的老人了，你們，咳咳……：：：：一習慣地咳嗽着，隨即認真地說：：：：，打日本，那是真刀真槍，甚的時候還是要人家八路軍哩，山百姓腿硬得那樣子，踏不在字上嗎

「一二一，一二一……：：：：」

自衛隊一股勁操練着，跑得廣場上揚起一抹塵埃。大約他們連聽都沒有聽見。老頭子便孤寂地抱着他的紅纓矛子，斜倚着一堵土牆吃煙去了。

「轟隆……：：：：」西邊遠遠的又響了一聲。

老頭子心裏咚的起了回聲，不由得憂鬱起來。已經好久了，每天每天都響這樣的幾下子。說是打雷，可是這纔三月，而且天氣晴朗明媚；什麼地方拉開火線了？聲音又不那樣緊迫。前天，那樣多的軍隊經過李道村開向西邊去了，有一部分還在本村紮了一宿。以後人們便都傳說着，日軍在那邊修鐵路，這裏聽到的那響聲便是他們用炸藥開山洞的；並且喧嚷着，說修得真快，修着修着向南通下去了，等到整個修通了的時侯，他們便由鐵路出發向兩邊的村莊掃蕩，那時這裏會變成什麼情況呢？

「唉唉，」他嘆息了。

去年那叫做「夏季掃蕩」的時候，老頭子院落裏的兩間倒坐房子和大門，被日軍縱火燒了。幸而有兩個燒不塌的窖洞，他同他的兩個兒子金寶和銀寶住一個，他的老婆同兩個媳婦和金寶的孩子住一個，已經湊活了快一年了。「湊活着吧，」他常對家人或村人說；「不湊活有甚的法子呢？……難道就忘記敵人把咱攆到山窪子裏，沒明沒夜的像螞蟻一樣亂跑了？」

現在聽說「掃蕩」便想起這情況來，新的恐怖似乎又要威脅着他了。不過他默想着敵人修鐵路的那邊，成千成萬自己的軍隊開過去，是怎樣一回事呢？……

他盯着下邊嘩然的小河，自言自語着：

「甚的時候把日本打出去了，我老漢也不要站在路口上，年青人們也好好到山裏下苦去吧，不要隔幾天就操啦練啦……」說着，他就朝廣場望着。

「一二一，一二一……」那裏仍然跑着，叫着。

從那樣一羣人中間，他一眼就看見那一個是他的金寶，那一個是他的銀寶了。他的——他們眨着像他的一樣的眼睛，或者長着像他老婆的一樣的額頭，他覺得他們比誰家的兒子都好。「日本鬼子把老子的房子燒了也吧，牛拉去殺得吃了也吧，只要小子們歡天喜地，老子有兒就甚麼都有了！」當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他曾這樣慨嘆過，聽來頗帶點頑強

勁兒；但是他自有他自己的意思。

廣場上，他們跑完步練習着拋手榴彈。

「你看！」他的銀寶舉起一顆那種用棗木修的假手榴彈，說着說着，呼的一聲就拋了幾十丈遠。多少人都笑着，稱讚着，打謔着，唯獨他的哥哥金寶站着，很不滿意。

老頭子看了，越發生銀寶的氣。「二百五！」他很冷心地說；「纔二十來歲的個人，剛識得自己的名字，當了幾天村公所村丁，顯能做甚哩嘛！村裏的那些年青人也真是……還舉他當自衛隊排長！」

他覺得活在這年頭，一家人無事無非團聚在一塊，比什麼都好。於是帶着對他的銀寶深深的不滿意，背轉向路上蹲下去，發現他的煙已滅了。

他思索着什麼似的，又慢慢地裝起一袋烟，慢慢地挾在大腿和小腿之間，然後慢慢地從懷裏掏出一把火鏈，噼噼兩下子拍着火來，將燃着的艾絮放在烟袋上，插在叢叢的鬚鬚掩埋着的嘴裏，同誰賭氣似地吸起來了。

他一袋又一袋地吸着，不覺得太陽便沉沒在傳說日軍修鐵路，聽見開山洞的那邊了。晚霞還暉映着這邊的山頭，但只曇花一現便泯滅了，代之以無涯的暮色蒼茫。一柱柱炊烟從烟囱裏升起，繚繞着匯集了起來，籠罩在村莊的上空。

這時候，沿着小河的路上，從東邊走來了一個軍人。李樹元老頭子吧吧地將烟袋裏的烟灰剋掉，扶着矛子便站起來。那軍人走近了的時候，他照例說道：

「老鄉，路條？」

「沒有，後邊有隊伍。」大約因為走快了一點，說話時還吁吁的。

「咱八路？」

「是的。」很匆忙地樣子問：「村公所在那裏？」

看來定是有緊急的公事，老頭子便用他那二尺多長的烟袋，指着旁邊被日本人燒得四零五落的老爺廟，很信任地說：

「進吧，就在燒剩下的那兩間社房裏。」

話沒說完，那軍人扭身便走去了。李樹元孩子似地撲簌打了一個寒顫，預感到什麼不平常的事要發生了。但是會是什麼事呢？如果是後邊來的隊伍要在這村莊裏宿營，那是最尋常沒有的了，但是前天纔開過去那樣多的隊伍……

霎時，在那軍人走來的路上出現了抬東西的老百姓，兩個人一副，走得極快，輕輕的扁担一晃一晃，好像很沉重的樣子。在那條路轉向這邊的拐彎處，他們，夾雜着押運的隊伍，川流不息地走來了。前邊的快到他跟前了，拐彎處還是一副接着一副閃過來。有人又

問了問他村公所的所在，他只一指，自管呆呆地走着前邊的路上，彷彿他要點數似的；其實他早已眼花撩亂，胡里胡塗了。轉眼一看他旁邊，他們所給的東西已經一個換一個，一排接一排地停放在廟前那場子上了。最先到的那軍人路膊一伸一伸忙碌地指這着。

老百姓，軍隊，亂雜雜的像熱鬧的市集一樣，抽扁担的，擦汗水的，甚至有脫下鞋襪穿鞋的。說話聲，咳嗽聲和往地上拋扁担的聲音混淆成一片……

不知什麼時候，自衛隊便收了操，統統跑到這裏來了。他們不管軍隊喊叫着「站開！站開！」便擠進人羣中去，同那些民夫們混雜起來。連李樹元老頭子自己也似乎喘都不放了，不覺得被吸進裏邊。

民夫們這兒一簇那兒一簇地議論着：

「看起來小，重啦！」

「你說，路太長遠了。」

「再要走，我是不行了……」

解散了的自衛隊員們疑惑地看看他們，又看看他們所抬的東西，摸不清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忽然，在一個人羣的角落裏，李樹元老盡了他平生所有的氣力，急促地絕叫了兩聲：

「銀寶！銀寶！」

銀寶是蹣跚地起腰來走開了。原來他竟年青的探險家似地，用手摸了摸那放在見方木框了上頭，圓圓的，秘密的東西。他走開便又混在人羣中。許多人都好奇地打聽着。從那裏始末，送到那裏去……是夫們一個個都狡獪地用搖頭來回答一切問題。只是當三番五次地詢問着這種的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們纔悄悄地將嘴湊在別人的耳朵上，說：「地雷」

一一

晚餐時，銀寶放下碗筷，手在嘴上抹了一把，便像有緊要事情一般開門出去的時候，他父親坐在炕頭一阻阻住了他，問道：

「你又那裏去啦，銀寶。」

銀寶一條腿已伸出門限了。

「等等，同你說個話。」

「說甚咧……」他很不願意地回轉身來站着，顯出等說完馬上便走的樣子。

但是老頭子叫住他，却是在村莊裏有了這種事情的晚間不讓他出去的意思。平日，每天每天晚餐後，李樹元家的油燈便熄滅了。老頭子自己坐在炕頭噙着他的長烟袋吸

着，金寶抱了他的孩子地下，躡來躡去走着，媳婦們洗完飯具上炕去同婆婆一塊坐在角落裏，一家人便在黑暗中閒談起來了。不僅在近年因為戰爭中油價昂貴而不點燈，便是太平年間爲了節省也是如此。他們的閒談常常是沒有一定題目的，從鷄下蛋很多扯到牛不肯吃玉蜀黍棒子。又回到米囤子裏常常有老鼠跑進去……等等。談到瞌睡起來的時候，便各自黑摸着睡去了。銀寶常不參加這種閒談，他放下碗筷便從張家遊到李家，找年青人們鬪混去了。抗戰以來，無論誰個都有了一定的組織的時候，他更是如此。不是說要去開會，便是說要去上課，反正村裏空出那麼一間大房子，黏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偉人像，年青人們擠在裏邊一鬧便是半夜。可是今晚老頭子不能讓他到外面去。他阻留下他，便教訓了他一頓。

「真是慙得說不來！」老頭子一隻腿曲着，一隻腿伸着，坐在那裏黑樁子似的把煙袋從籬子裏邊的嘴上拔開，氣憤地說：「地雷，好不厲害的東西，那是作害日本的，你個老百姓小子，你摸他怎的哩？摸下半分利吧？轟一聲響了，怎說哩？……」沉默着瞪了銀寶半天，這纔重新噙住烟袋，烟袋上老鼠一般吱吱響了兩聲，一星火光掛在他面前的黑暗中。

「怕死人了，嘖嘖……」老婆婆恐懼地縮着肩膀。

屋裏充溢煤烟和老頭子嘴裏噴出的菸草的烟同酸菜氣混合在一起的噲人的空氣。灶火在洗過飯具以後用煤泥糊起來了，用火柱通了一個孔，藍色的火燄從這孔裏竄頭一般昇出來，閃閃的跳着。銀寶便一隻腳站在地上，一隻腳蹲在灶台上，看着藍燄，不服氣地說：

「那的容易，就響了……」

「你怎的曉得響不了？」老頭子一口咬定逼問着：「是人家老兵們曉得那傢具的門道也許哩，你怎的曉得響不了？」

「嘖嘖……」老婆婆還是縮着肩膀看着銀寶。她沒有見過地雷，但是意識到它是很暴烈的東西。

金寶抱了他的寶貝在地上逕自躅着，婦媳們一眼看着銀寶，等待着看他說什麼似的。銀寶一句也不響了。老頭這纔教訓他，說他晚餐後就不該再要出去了。

這時，村裏雜亂而緊張的很。到處院裏的狗不住地汪汪汪吠着，可見村道上時刻不斷地有人走，軍隊，民夫或者本村的幹部，弄糧食的，弄柴的，弄水的……每個路口上都放着哨，遠遠的看見黑暗中蠕動着一個人影子，哨兵便「喔呀！」一聲，使你恐怖地站住，纔細問你幹什麼事的。

「你跑出去算担惹的呢？誰能吃？」老頭子伸出胳膊，在坑欄上將烟灰剋下，恐怕熄滅了，匆忙地裝起又一袋烟，吸着：「這世道，吱吱，人都喊叫捉拿啦，剷除啦，吱吱，漢奸那東西是真有的哩。你甚的事情也沒有，誰不對頭就吃現虧哩……吱吱，嘶——」他重重地吸了一氣煙，然後嘩地呼了出來，好一陣沒有響。他想着年頭不同早先一樣了，早先他可以脫下一隻鞋給他幾下。現在不行了，他不敢壓制抗日的人。他只輕輕地結束他的教訓，說：

「我說的話是愛惜你還是作害你，自家仔細想去。」

黑朦朦的屋里便一片靜默……

從李道村往西五十餘里，隔着土山，溝澗，小河，村莊和樹林子……那裏南北縱進着，一道汽車路，曾經到李道村遭踏過兩次的日軍天天在那裏修鐵路。開山洞的聲音白天在李道村時常會聽到的。今夜，在李道村老爺廟那裏停放着的大堆的地雷，村裏狗咬，人叫，說話的聲音隨處可聞。

李樹元家裏保持着緊張地寂靜，誰聽着外邊的動靜。閒談沒有往日那樣自然，有人「你聽你聽」地低語着，大家便屏住氣，歪起頭來了。許久以後，外邊村裏忽然有人叫了兩聲：

「樹元叔，樹元叔……」

屋子裏，人們一下子便成了靜物似地不響不動了。

老頭子還是歪着頭繼續仔細聽着，對金寶說：「孩子放下，出去看是怎麼的哩？」

「我看去，是村警的聲音。」銀寶說着便要走了。

「就叫你哥哥去吧，」老頭子厭惡地阻止住了他。

「嘖嘖，天胆！」老婆婆狠狠地盯了銀寶一眼，說。

金寶把他的孩子給了他的媳婦，他迂緩地出去了。在那敞房子大門被日軍燒燬得零落的院裏，他叫了一聲「那裏哩」，沉重的脚步聲便由輕微而消逝了。

過了很久的時候。他轉回來。他掀開門進來，還沒等別人齊聲探問一下消息，便粗聲嚷道：

「早些睡覺吧！」

「怎的哩？」

「明早晨，天亮就要送地雷去哩……」

「怎的……」

「明早晨，天亮就要送地雷去哩！」他加重語氣重複了一遍，纔慢吞吞地將村警的通

知轉告了衆人：「凡是自衛隊的人們，統統要去。咱這裏換差，怕直端往地頭送哩，村警說。」

李樹元警愕地呆住了，凝望着金寶。

「地頭？」老頭子迷惑着，「地頭在那裏呢？」

「還要問呢？管保是直端往火線上送！」銀寶心直口快地插嘴說：「往日軍修鐵路的

那面開了那多的隊伍，還要問呢？又快緊張幾天了……」說得顯得倒像很滿意似地。

「聽你哥哥說！」老頭子瞪了他一眼，便轉向金寶。

「總差不多，」金寶照例慢慢吞吞地說：「村警說五六十里地，實在的地點，唔，我看他也同咱一樣，不曉得。」

他把別人告訴他的話大多壓下來了，原來村警在黑暗中扯住他的袖子，擠眉弄眼地講了半天。他鼓動家似地給他宣傳着日軍這回必定要吃個大虧，好像他親眼看見過似地，說八路軍已經佈置好了，就是等地雷去哩……金寶好像並沒有爲他所動，簡直像忘了一樣，也不驚怕。他是一個再不能更死板的農民。

雖然如此，老頭子略微一想，他明白了。他開始爲這件意外的事苦惱着，怎樣好呢？以前自衛隊送過糧秣，送過傷兵，送過子彈，就是沒有送過這種東西，這種暴烈的使人一

見凜然的地雷，並且也沒有直端往火線上送過……他尋思着是否有使兒子們擺脫這樁差事的辦法——沒有辦法！沒有一點兒辦法！老爺廟那堵高高的牆壁上，軍隊的宣傳隊寫了那樣大的一排紅字，他不認得它們，但是他問過小學的教師，人家告訴他說是這樣讀法——軍民合作打日本。並且還給他解釋了好久，他曾點着頭認可說：「對，對，就要這樣！打日本第一要緊，你不要以為我是個農民份子，我懂翻哩，……」並且看樣子，前方又吃緊了，不去是不行的，公事，這是公事……

「送去嗎……」他想了半嚮，喃喃說。

「老天，我心都跟他們去了！」老婆婆抖着說。

「不要怕，」他却轉來安慰起他的老伴來了，「怕不了的。你看村裏去多少人哩，要是凡是自衛隊的人手統統要去的話……」他說着轉向兒子們吩咐着：「拿穩你們的身子，抬那東西要小心，到地頭可萬萬不敢瞎摸，瞎摸可使不得……帶糧不帶呢？」

「不帶生糧，說頂好各人帶些乾糧。」金寶回答。

「那的，就把咱的炒麪帶上些，」老頭子繼續吩咐着，「好炒麵，細糠磨的，」但是忽然想起來似地呢喃着：「炒麵大概也不多了，敵人攆得咱竄山頭的功夫，每人揩上一袋子還當飯吃哩；可是裝去吧，家裏人不下苦，不要吃，過幾天就要磨啦，誰曉得狗×的日

軍多時來呢？……」他囁囁着沒有完結的樣子。

老婆婆冷然盯着他說着，冷然截斷他的話：

「不要念你的經了。」甚至她也討厭他的客氣，說：「爲甚麼要炒麵呢？麵團裏還有幾斤白麵放着哩，烙成餅子叫他們帶去，又不是天天有這種差事哩，你給他們帶些烙炒麵，到人家地皮上一時連水也找不着一點兒……」

老頭子一陣沒有話說。最後，他命令道：「那前，你們睡去，媳婦們做去。」

這天深夜的時候，李道村許許多多人家却又點燃起麻油燈籠，燈光映照着窗紙，遠遠地看去，同天空的點點星斗一般。凡是點燈的地方，屋頂上都緊起着一柱新加了煤的黑煙。農婦農女們給她們的兒子，丈夫或者兄弟們泡裹着乾糧；他們呢？睡去了，恢復着日間在山裏春耕的疲勞。明天，他們一清早便要出發到不確知的地方去了；現在老爺廟那裏擺了一灘地雷，荷槍的戰士們在幾條村道上鵠立着，守護着它們……」

三

晨光曦微中，村莊喧嚷着，緊張了。村道上來來往往到處是人。喊叫人名的聲音，高聲說話的聲音，要繩索和扁担的聲音混淆着。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村莊便一片靜寂，失掉

靈魂似的靜寂。金寶和銀寶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見了，只見伸向西邊的大路上，人們抬着那些地雷走去了——一副接着一副的……

李樹元老頭子彷彿失掉靈魂似的靜消着，正像他突然一下子變成一個窮光的，孤獨而無助的老頭子了。日軍放火燒了他的房子，等他們退去他回來看見後的那種心痛的痛楚，竟像現在兒子們出發去幫助打燒他房子的人以後，他所感到的痛楚一模一樣。然而也無怪，因為他的房子毀滅，他難過着難過着，忽然從幾十年的噩夢中驚醒了：土地房產不值錢，人的生命纔是天下至寶。他看見同村的人有噙天着他們被慘害的家族，他便覺得十分可以自慰，說：「燒了燒了吧，八路軍把日本打出去，平了天下，金寶和銀寶再修新的去！」他所看見的世界，他所關心的世界很小，這個世界便是他的家，他一輩子把自己限制在這個範圍裏，因此在什麼都變成飄渺幻滅的戰亂中，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兒子們的身上。現在，兒子們上火線去了，他便難過起來。

忽然他想開了，火線危險是危險，地雷厲害是厲害，但是村裏去了那些多的年青人，偏偏就是他的兒子而不會是別的誰家兒子出了錯子嗎？反正，這世道，聽天由命，自己碰自己的運氣吧。爲什麼上次日軍在村裏殺了幾個人，他一家都托天平安呢？他覺得他的運氣好，他福大……

他想開了便覺得輕快許多。

早飯後老頭子自己揭開牛棚到小河上飲牛去了，飲完牛轉來的時候，村東頭住的魏培貴老頭子也趕着牛向小河走來了。他們在村道上各自往兩邊攔自己的牛讓路，李樹元隨口問道：

「你的小子，去了？」

「去了，」對方回答，「我看見好像還是我的小子同銀寶兩人抬一個哩……」

「不是吧？」

「差不多吧。我的眼不對勁了，也許沒看清楚。」魏老頭子淡漠地說着，趕着牛便下坡了。

李樹元老頭子却挖心煉肝地不安起來了。他把牛拴在住宅外邊的陽場裏，便滿村走着，每遇見一個人，不管他是誰，便問：

「你看見今早起銀寶同誰一塊抬着的？」

「沒看見……」

誰也沒看見。李樹元覺得那些人彷彿都是自私自利的傢伙，誰還注意別人的事情？在他們起身以前給他們千叮嚀萬叮嚀，教他們弟兄兩個人時時刻刻在一塊互相照顧着，並

且給金寶特地叮嚀，教他不論到那裏都要小心銀寶，他冒失極了。起身的時候人們亂動亂嚷，把老頭子都吵昏了，眼花了，只見人數一點够，兩個人便抬一個走了……

最後，他到村公所問去了。村長討厭得連理都沒理他，逕自辦着自己的公事，要不是村警在着，老頭子真不好出來哩。

「問做甚呢？」村警笑着。

「沒甚事，問問啦……」老頭子尷尬地說。

「放心吧，樹元叔，」村警拍了拍老頭子的肩膀，說：「保險沒事，同誰一塊抬也一樣。你想想看，金寶已經是孩子的老子了，銀寶那的活龍活虎就跟他抬在一塊了？我看見他同魏培貴的小子一塊哩，沒事，你放心……」

老頭子聽了，心算認真地沉下去了。

他剛剛回家去，隨即又出來，手裏捧一把香紙，直端走進老爺廟的正殿裏，點燃了香，焚化了黃紙，希望地盯着關公的塑像，鬍子中間的嘴裏喃喃着。

「只要保佑小子們平安無事，今年香會給你老人家掛匾，五尺綾布的大匾……」反反覆覆地重複着這個意思，如果那塑像有知，也會喝他一聲「麻煩透了！」

然後，老頭子回家去再沒有出現在村道上。

便是在屋子裏，那西邊開山洞的聲音也聽到的。這天那裏依舊隔不久便轟響一聲，有時窗紙還會被震動得哈嘯一響。啊，這種聲音時時喚醒着人們意識中關於戰場，敵人和打仗的幻想或記憶，而現在，李樹元的兩個兒子，是朝着轟響聲傳起的那邊走了。「啊啊，地雷……」老頭子竟日夢囈似地自言自語着，「地雷……啊，那東西……」總是想說句什麼話而說不出的樣子。

午夜，人們睡得正酣的時候，猛地統統被驚了醒來。李道村西邊遠遠地山崩地震一般轟了起來——有時像春雷在西天裏震盪，有時機關炮急促的吼聲便像有人在老爺廟撞鼓……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李樹元老頭子失魂落魄地嘟囔着，急急忙忙穿了衣服，鈕扣也沒有結，用硬梆梆的手掩着衣襟，便從因為兒子們不在而他獨自一個人住的屋裏，撞出院子去。他朝向西邊天際間一望，昏沌沌的間往夜一樣；但是響聲還是繼續吼着。

「開了火了……地雷……小子們……」

他的腦子從這個意念閃到那個意念。他看見村裏許多處點起燈來，這裏亮了，那裏熄了，忽而又亮了，鬼火一般令人毛髮悚然。並且什麼地方傳來了嬰兒呱呱的夜啼聲，令人

心裏十分焦燥。

「唉……」

當一顆顆流星在天空劃一長道消失了的時侯，李樹元老頭子從屋裏出來走進草屋裏，端了一篩穀草倒進牛槽。夜裏他被驚醒以後，連眼皮再也沒有合過。老頭子被挾在兩個矛盾的念頭中苦痛着——想着那些地雷一定重重地作害可惡的日軍一下子，又擔心着他的送地雷去的兒子們的安全。暴烈聲停止了好久好久，他纔想起要喂牛。

喂過牛他便走進女人們住的這邊屋裏。她們早已穿好衣服，三個人擠在一塊坐着。老頭子掀開門進去的時候，遠處忽然又暴響了幾聲。這種聲音他們聽慣了，這是砲聲，這幾年，幾乎沒有隔過十天聽不到的時候。

這時正是拂曉，聲聲不斷地轟着。

「你聽，又響了……」老婆婆面孔白得同紙一樣囁嚅着，看着老頭子的臉，「你說小子還會折轉了沒？」

「折轉了，管保折轉了，」老頭子竭力肯定地說，想使女人們心裏寬闊一些，「送到就折轉了，大概連夜往回跑的。老百姓在火線上有甚的用呢，……」他不僅這樣安慰女人們，而且自心暗暗地也是這樣希望。

「火線上的事還有個準？」大媳婦搖着孩子，說。

「那是真的……」二媳婦對着面坐着，附和道。

「早些做你們的飯去！」老頭子打斷她們不中聽的話，說；「你們真像些黑烏鴉，沒一個喜鵲子。你們不會把話說得吉慶些？你們？……」

兩個媳婦一聲也沒響，做早飯去了。她們從缸裏掏了水倒進鍋裏去，用火柱弄着煤泥糊起的灶火，用升子盛小米放在灶台上……老頭子照樣坐在炕頭，噙着他的長烟袋獨自嘮叨個不休。

「起身的時候我給他們囑咐了又囑咐，抗日，那是要像人家軍隊說的一樣，是全中國的事情，指望咱一家又濟事？……反正，這世道，把自己的身子保護住，是正經辦法。他們還不懂？又不是實憨子？……」

他把些歪道理說得很順口，說得整天與針線和飯具爲伍的女人們聽了沒有一句話可說。

「你聽，你聽，嘖嘖……」老婆婆瞪眼看着屋頂。

他們坐着的，站着的，端着盆子走着的，一下子便都靜止了，歪着頭，眼睛裏顯出極度的不安。等到響過幾聲又沉寂了，便又動彈起來。

「我給關公許了願了，」老頭子又嘮叨起來，「只要他保佑小子們歡天喜地回來，咱給他掛五尺綾布匾……咱這裏老爺廟可靈哩，比那裏的都靈，你們看廟裏『有求必應』的匾，大大小小掛了多少？都掛滿了……」

「咚，咚……」壁隔屋子裏釘釘子似的，遠處又響起來。老頭子嘴裏話越多，表現他心裏越不安；但是越聽到砲火聲頻響，他越要嘮叨，簡直像癡人說夢一般……

早飯剩了一大半，老頭子連一碗粥都沒有吃得了。不見得火線會一直扯到李道村來，但是他便從櫃子裏取出一包土地買賣的契約，塞進衣服下邊的懷裏去，腰帶一結，像個孕婦的肚子鼓着，便提了長烟袋出去了。

他竟日在村西頭一堵陽崖下蹲着，噙着他的長烟袋盯着抬地雷的人們去了的那條路。有時會有村中別的老頭子看見他，走來同他蹲在一塊吸一陣烟，東拉西扯談一陣。別人走掉了，他還在那里，倒像輪他放這一步哨崗似的。太陽從東邊移動到西邊，他的烟口袋也一乾二淨了，還沒有一個人從那條路上走來。

「唉……」他嘆了一口氣，提着烟袋回去了。

四

傍晚的時候，李樹元見着……那裏以前放地雷的場子上有一撥人。

「他們做甚麼呢？」想着便順走到那裏去了。

村長，村副，閻長們，和農救會幹部都在那裏，同一些不相干的農民們噓噓嚕嚕議論着。他們沒有因為李樹元老頭子走來，而間斷了他們的談話。他便悄然輪番看着他們的臉。每一張汚垢的，皺褶的和年輕的面孔上都泛着一種欣喜的氣色……

「要二十個就丟他二十個……」

「可不呢……四十五歲以下的就行的話，咱李道村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也拔出來的。」

村長兩手攤在袖口裏踢着，這時站住。說：

「人手是有的。可是，你們說，這些人常不支差。村公所試驗下來，就怕張也說不公平，李也說不公平。」

「管你分派吧……」

「就是哩，」村警熱忱地插道：「這差事我看也沒誰不願意。咱軍隊打仗得來的東西，咱們老百姓去做一下，誰不願意……盼不得天天要民夫去搬哩。」

「對，剛纔送信的兵不是說二三百里遠的還去哩。」

「你們商討去，分派下誰是誰……」

「這是句正經話。」

李樹元老頭子眼皮一眨一眨，驚奇地由這個說話者的臉上移到那個的臉上。看着並且聽着，他便明白了一點他們所談論的事情的影子了。心裏感覺到一種莫明其妙的輕鬆和愉快，叢叢的鬚鬚中間的嘴微微裂開，露出幾個黃牙齒，靜靜地問：

「打勝了？」

「勝了！」村僻兩步走在他面前，笑迷迷地打趣他道，「這就不用你再担心你的銀寶同誰一塊拍去了。你還沒懂得？軍隊又要民夫哩，搬那些得來的東西哩，嘻嘻！」

「嘻嘻！」老頭子也不由孩子似地跟着一笑。

於是這兩天來，他的恐怖感覺，火線上傳來的砲火聲所加於他的威脅，甚至掛念着兒子的焦急也一齊被這捷報所掃除了；並且它像一服藥一樣興奮了他。他腦子裏極爲自然地浮現出一幅打仗勝利的圖畫——敵人那邊的軍隊個個倒斃在地上，恰像他們到山村裏來殺害老百姓一樣，橫橫直直的這裏一具那裏一具；而自己這邊軍隊也好，老百姓也好，也恰像敵人來搶東西似的搶他們的東西。這時他把希望又寄托在銀寶身上，他比他哥靈巧，說不定也撈摸一點東西回來；因爲他的房子被燒掉，日本人是應該賠償的。

「怪不得，他們送地雷的今天還不回來？」他像纔睡醒一般迷迷糊糊地說。

「回來？夢見了吧？三州六縣的要人哩，去了的還能回來？」旁人笑着。

「唔唔，」他點頭說道：「要不我說咧，打日本，甚的時候還是要人家八路哩？」他想起開群眾大會時的景況來，笑了，「嘿嘿，老百姓就是搖紙旗子還可以……」

村長照樣兩手擁在袖口裏躡着，照樣站住。

「這話你老漢可說不得！」他無情地駁住他，說：「不要老百姓的話，用不着遠比，我問你，你說地雷會飛不會飛？」

「自然要人抬……」老頭子羞怯怯地答道。

「好說了，」村長這纔告訴他，「這回聽說一夜取下來好幾個大鎮子，挖了百多里鐵路；聽說鐵路兩邊十幾二十里住的老百姓上火線的比軍隊還多哩；聽說老百姓辦了大事了……」

「那的，我的金寶銀寶也……嘿嘿！」他想以這話和自尊的神氣掩飾他的窘迫。

「那自然，嘿，」有人只淡漠地一響。

他便由此誇耀起來了：

「實實在在，做起事兩個小子都還頂一把手哩……」

「那好，咱們村公所的負責的到公所裏商討去吧！」村長還沒等老頭子說完，便這樣催促了一聲。

人們便四散了，有的跟村長進了村公所，有的下小河邊担水去了，有的回了自己的家。

這天晚間。村裏家家戶戶傳說着西邊火線上的事情。在牛棚前，草房門口，廁所旁，炕頭，灶旁，椅凳上人們莫不驚嘆着地雷的厲害。光怪陸離的戰報從這個農民的嘴裏傳給那個——說成千成萬的日本鬼子給地雷收拾倒了，一個也沒活下去；說他們修的鐵路什麼的，給挖得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並且誇耀說他們修得快，咱們破壞得更快；說日本人存的三窩洞擄掠的金銀財寶，原封沒動被奪過來了；說……

李樹元老頭子回到家裏，叫他的老婆再不要鎖着眉頭了吧，媳婦們也放心吧。

「打了個大勝仗，」他掠着鬍鬚，不管別人怎樣急着聽，總是迂緩地說：「日本人，給殺光了。鐵路，也，修不成了。得來的東西啦，聽說，算不完。小子們啦，有人見來的，平安無事……」

x

x

x

送地雷的那批農民還沒有回來，搬勝利品的一批又走了。李道村比前兩天更寂寞，除了雄雞在村坡上，屋頂上和院子裏喔喔叫着，沒一點動靜，彷彿人們都上山裏下苦去了。但是今年十分缺乏春雨，土地硬得石頭一樣下不得種籽；而前線却緊的很，人都到前線去了。

「這世道，這世道……」李樹元老頭子慨嘆着。

他整個地陷於一種既非完全憂慮，也非完全樂觀的境況中。他平生沒有經見過這種世道。他一輩子是個莊家漢，竟也不懂莊稼漢心理上所起的變化了，有時甚至連兒子們，連銀寶爲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他都摸不清。至於他自己……

「我老了，」他常自己說，「我的老人老了的時候給我留下十多畝地，我一手盡一輩子泡料着，如今兩個小子，我還是十多畝。一輩子沒遭過意外的災禍，也沒得過外財。從來不同人鬧氣，變臉，高喉嚨大噪吵嘴……」

現在，兒子們還沒有回來，田野裏的勞作仍然停頓着。老頭子除過養活着一條耕牛之外，每天吃了飯，便一手提着那只破舊的柴枝編的筐子，一手握着那把小鐵鍬，整日在村道上和道旁的荒草坡上轉來轉去，丟了什麼東西似的尋覓着牲畜的糞便。當發現了一堆牛糞或者狗糞，他便用鐵鍬把它拾進筐子裏，然後繼續用眼睛搜索着。

「轟隆……轟隆……」

他不明白爲什麼打勝了，這兩天砲聲還是若斷若續的響着。這便是他不是完全樂觀的原因。他常常拾糞完畢的時候，在老爺廟外邊把筐子和鐵鍬放下，到村公所去了。咳，咳，乾咳兩聲，便掀開村公所的門進去了。

「在你們這裏吃一袋烟。」他會說。

「吃吧。」人家便這樣的應他一聲。寫字的寫字，看報的看報，念糧秣賬的念糧秣賬，打算盤的打算盤……好像都忙極了，沒功夫同他閒談。老頭子蹲在地上寂聊地看着人家工作着，寂聊地噙着他的長烟袋吸着，吸得屋子裏繚繞着他的濃烟很重的時候，他站起來說。

「去了的民夫沒消息吧？」

「沒啦，」人家這樣應他一聲。他便消然開了門，出去走了。他心裏沉悶悶地把長烟袋掛在腰帶上，帶了他的拾糞的傢具回到了家裏。

進得家門，他的老婆便會問他：

「還回來的信兒？」

「有啦，」他會說：「村公所人們說快回來了。」說着將褲脫在地下，上炕去坐在那

永遠固定似的，他父親死了以後他便開始坐着的炕頭，沉默地噙着他的長烟袋，吱吱地不住氣吸着，直至屋裏又充滿了親手作製的，強烈的菸草的濃烟，女人們又開始喀喀地咳嗽了起來，他的老婆又厭惡地看他一眼，說：

「吃得你腸子都黑了！」

「唉，由不得麼，不吃做甚哩？」他纔苦着臉相說着，放下烟袋來。——「一輩子都沒遭逢這種世道……」於是他平生的憂愁苦痛都集中到這一刻了。

突然有一天晚間，偌大的悲痛搖撼着李樹元老頭子，事情竟轉到這樣一個屈折的方
向。

五

這天晚間李樹元家正吃飯的時候，外邊已經黑矇矇的了，忽然村道上傳來一片人們走動的脚步聲，說話聲，叫喊聲，鬧嚷嚷的樣子，很像村裏出差的民夫們回來了。一定是的，不然屋裏會聽見外面有：「給你，這是你的扁担」，「哎，老五，咱把繩錯拿了」，這一類的聲音？

「我出看去，」李樹元放下碗，說。

剛剛放下碗，院子裏便響着沉重的脚步聲，不一會兒金寶便掀開門進來了，很疲乏，面孔灰暗着，肩膀鬆連着。他一句話也沒說，把繩拋在地上，扁担立在門角落裏。老頭子看着看着，一下子便像患了喘息症似的，急問着。

「銀寶呢？嗯，銀寶呢？嗯，銀……」

都焦急地瞪着金寶，他却慢慢地，靜靜地說：

「他？……他……不回來了。火線上就……就……參加了八路軍了！」

「……」老頭子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頭低下去了。

這時外邊東鄰西舍隱約可聞的說笑聲喊着，因為男人們都回來了而嘻笑着，孩子們叫着。這裏呢？麻油燈暗淡地燃着，灶火從爐邊爬出一點藍舌頭搖晃着，屋裏一片靜寂。

銀寶的媳婦也低下頭去半響，但是她一會兒便抬起頭來，年青的，美麗的微笑仍然略略浮漾在嘴唇上。她看着李樹元老頭子還是低垂着頭，好像它將要從肩膀中間掉下來似的。

「爹爹，」銀寶的媳婦細聲地說，「爲甚那樣哩？他還好好的，還活着哩，又不是……」

老頭子猛地直起頭來，一指頭釘住金寶，咬牙說道：

「你是比死人多出一口氣！」

於是金寶將整個的故事說了。但是他太笨，他說不好。這夜李道村差不多家家討論着他們千年沒有聽說的，而現在親眼看了的場面和故事。本村銀寶的故事雖然是其中的一段插話，但聽起來最親切，最動人，傳說得最廣泛最深入，連剛會講話的小孩子和百事無干的老頭子都被說得目瞪口呆。

……銀寶同魏培貴的兒子抬的那個地雷，炸毀了一座鐵橋。他們跟着隊伍抬到橋腳下把它埋了，又跟隊伍一齊藏在巖石後邊引火線。隊伍告訴他們說當地雷炸了的時候，他們便往後退，到吃飯的那村子裏去。但當地雷一響，橋一斷，戰士們一哄而出，一片殺聲同守兵衝搏起來的時候，魏培貴的兒子朝後跑了，銀寶却不知不覺地，完全不知不覺地被吸引着似地，跟着衝了過去。衝鋒中間，有一個戰士倒下去了，他又不知不覺地拾起犧牲者的步槍，繼續跟着別人瘋子一般地冲着。等到解決了戰鬥，他還不知不覺地跟着，從這架山上下來奔上那架山上，一聲也不響，大約已經不懂得害怕了，並且也不敢離開隊伍。天亮的時候，戰士們發現部隊裏有一個青年農民，背一枝步槍，沒有手榴彈，也沒有手彈，連裝它們的袋子都沒有。戰士們問他是那一個游擊隊失了聯絡的，跟着他們跑呢？他聽他

是老百姓，送地雷的；夜裏跟着走的時候，已經黑了，看不見人樣，所以認不得。戰士們這纔想起了，在山野裏哈哈大笑起來。有人問他：「那末你算是民夫呢還算戰士呢？」他說什麼都可以，反正都是打日本！忽然戰士們都劈劈啪啪拍起手來了，亂嚷着「歡迎！歡迎！」他便跟着走了……

農民們把這故事到處說得掀天動地，而金寶却說得簡單極了。老頭子還是眼瞪着他：「到底是怎的回事，人家拉去的還是他自己願意的呢？你怎的同個死人一樣哩？啊？」

「人家也歡迎哩，他也願意！」

「呸！」老頭子重重地向金寶唾了一口，轉臉咆哮着：「他願意？我不願意！老子不願意！老子……」說着唾沫星子濺了老遠，「這的，誰還敢當民夫哩！找村長，找村長……」

他當下便要到村公所去，家裏的人阻止了他；因為天黑的很了，並且要求他說話要小心些？抗戰時期多少人當了兵了，不要人也不得回來，再讓人家說三道四，惹得神鬼都笑。他不服氣，嘴裏老哼着甚麼……

翌晨，李樹元老頭子吃了幾口飯，感覺到一點都不想吃，嘗味道似的吃了一點就到村

公所去了。他低頭在村道上走着，想着村長那氣派；非同他吵架不可。村長一定不管，但是他却非要他起公文追回他的銀寶不成。「吵就吵，」他想着，並且在他腦子裏已經同他吵起來了。他的銀寶是十個月所生，拉了屎，給打掃了；撒了尿，給晒乾，一天一天育養成人的。抗日是大家的事情，該他的銀寶去嗎？

王三趕着牛走過來了。他想就村道上揮着他的長煙袋講一氣道理，看看他怎樣說。

「啊哈，你老漢也老了，光彩起來了！」王三沒等他開口，便道喜似地讚揚着。「你銀寶，哈，送地雷的民伕裏頭一名！都同他一樣，小日本還愁打不下去？」

老頭子一時沒有話說了，給說這種話的人講半天他的道理，顯然是白費舌頭，他走着只順口說：

「飲牛去哩？」

「對，」王三回答着，還加添道：「啊，銀寶好的，真是好的……」

他略微有點糊塗了，王三會用這樣真摯的，誠懇的態度同他說話？以前人家討厭他，背後說他是刺一刀子都不見血的人，見面頂多冷冷地一笑，不然歪過臉裝沒看見，便走開了。

「這世道……」邊走邊想着。

「哎，老漢。」又碰見一個年青人，親暱地叫着他：「前線上人家都說你的銀寶是抗日的英雄，哈哈，你成了英雄的老子了！」

他看見人家笑容滿面，便不由得也微笑了一下應付過去。走着，便又碰見一個人。

「李道村出了英雄了，哈哈倒出在你老漢家裏了……」那人遠遠地就玩笑着，當走近的時候，還很關懷的樣子問他：「你那里去哩？」

他只模模糊糊用他的煙袋朝前指了一指。

從來不常聽到的一些輝煌的名詞和從來不常看到別人對他這樣的態度，把他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竟不是怒氣沖沖地，而是猶豫地掀開村公所的門進去的。

「噢，老漢來了。」

村公所的人們齊聲說着，坐在椅子裏的站起來了，躺在鋪蓋捲上的坐起來了，寫字的放下筆仰起頭來了……他不禁詫然瞪起他的花眼，不知所措。他從來到村公所沒有這樣過，常常不聲不響坐在炕邊或者蹲在地上，悄然噙着他的長煙袋，沒有理睬他。而現在

「快坐吧，」村長連忙慇懃地拉了一把椅子，並且羨慕說：「你好福氣啦，有這樣個兒子……」說着從桌上拾起一張昨天深夜有人從縣裏帶來的那張油印報：

「剛才我們還看了一陣報上登他的故事哩。」

「都登了報了！」老頭子癱攣地歪着臉。

「登得還仔細哩，甚的縣，幾區，甚的村……」

老頭子情不自禁地用抖擻的手，接過那張報紙來要讀的樣子；但他除了「李樹元」三個字因爲一生看熟了之外，再一個字也不認識。他木然在手裏執了一會，仍然將它交還村長，村長念給他听了一遍。

村長將它放在桌上，走去揭開立櫃，取出一包東西，上邊貼着一張印着金字的紅紙。他將它放在老頭子手裏，並且說：

「這是人家送給我的一包曲沃煙，你大概一輩子就吃你自己種的煙葉子，我送你，算成村公所先賀你一下，昨黑夜縣裏還來了個公事，說政府正討論怎樣獎賞你家呢……」

老頭子眼淚快掉下來了。

「我的老天！報上都登了……」他匆匆地告了別，走出到老爺廟門外，一手抱着禮物，一手扯住袖口小孩子一樣擦着眼淚，嘴裏這樣喃喃着。

走着，瞟了一眼那晚放地雷的場子，想着：

「我老了，快入土的人了，啊，這世道還要把我改變一下哩……我一輩子沒想到這事

情，沒認得世面……啊，銀寶寶，你成龍呢變虎呢，你……」

這天老爺廟路口上放哨的是魏培貴老頭子。

「哎？你拿的是甚呢？」

「煙，曲沃的，我也叫不出牌子，」李樹元老頭子將它舉在眼前看了看，神色平靜地說：「村長送我的，說縣裏還要重重地獎賞我哩。你看人老了，眼也軟了。剛才在公所裏，我就幾乎兒滴下眼淚。噫……」

一九四〇、十二月，楊家陵

一天的伙伴

我們十五個人，除了隊長和我，都是些戰爭以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現在被派到呂梁山前綫的一個支隊里去工作。昨天，西邊約八十里的那個兵站派了一個運輸員，趕着一匹騾子馱了我們簡單的戎裝，送我們到這裏。這是一個離前綫更近的，被日本人毀壞成一堆廢墟的鄉鎮，沒有一所完整的宅院；因而此地的兵站駐在鎮外七八里的一個山村中。而我們整天行軍使得腳板都麻木了，並且再出發還得經過這裏，便沒有一個人贊成到兵站去住。鎮子的當街有一家以前的雜貨舖，現在主人逃難走了，門板也沒得，滿蒙塵垢的家具零落着——這便是我們昨夜的宿處。不過我一到地頭，隊長便帶着軍用證明書，跟着昨天那個運輸員到兵站去過了。他們答允照樣抽一匹力氣頂大的騾子送我們到下一站。隊長說那個站長還不停地搖着扇子，說：

「天太熱了，你們要求出發得愈早愈好是，對啊。」

今天早晨東方亮時，我們便起來將所有的被氈，衣物和書籍捆做兩大包，放在雜貨舖門前的台階上，準備出發。我們臉也沒洗，在靜寂的街道上站着和踱着，等待那個派給我

們的運輸員到來。但是直至我們蹲在飯灘上用過早飯，還是這個樣子等待着。太陽在碧藍的天空昇了起來，照澈了整個荒廢死寂的鄉鎮，懶狗在牆影下垂着舌頭喘息着，樹葉叢中，鳥雀吱吱喳喳地吵得人心煩。我們仰望一下那顆通紅的火燄似的太陽，回頭來盯住從兵站到這裏的那條街道，人都變成性氣極暴躁的了。

「怎麼樣？」一個身量像體育家的同志挺着胸脯，捏着拳頭，要打似地站在我面前，憤々地說：「怎麼樣？我看索性登一天，他來了先揍他一頓再說。指導員，你說呢？」

我用反對的眼色和愁苦的微笑回答了他。當然，他們很可以看出我也是恨着這個不會見面的運輸員。因為兵站方面絕不會騙我們，那麼，他搞什麼鬼呢？

「揍他一頓，我主張！」一個同志激怒地叫道。

「贊成，不然簡直混球極啦！」別個俏皮地附和着。

「他是怎樣一個傢伙呢！……」第三個哲學家似地沉着臉思索着。

我在極度的心焦中，幾乎嗤地笑了出來。但是一種顧慮將這念頭扼住了。我顧慮他們真要七脚八手打起他來，我怎樣辦好呢？他們都是新入伍的知識份子，這是實在不敢保險，而我們這隊伍是不許動手動腳的，連罵人也不許。防止這樣的問題發生，這時是我的任務。

「冷靜點吧，」我說，「揍了他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還破壞我們的部隊紀律。」

他們立刻圍起我來，吵嚷成一片，說要懲治一個消極怠工而不嚴格執行命令的傢伙，隊長和兩個同志到鎮外的路上等他去了，我自己只有以「打了他不負責任」來對付他們。我設想着他到來以後的情景。他是一個能忍讓的人還是一噴火藥，我無從預料；不過他的樣子似乎粗略地描畫在我們每個同志的心中了。

——他整個地是一個非常可惡的人。

許久許久之後，當我們已經完全絕望了，確信這天走不成了的時候，街道那端有一個身材很小很小的人，穿着一身褪色的灰軍裝，蓋在一頂陽傘一般大的草帽下面，騎了一匹黑油油的大騾子來了。那騾子因為兩旁的屋宇坍塌了而顯得悽愴的街上走得那樣快，以至隊長他們在後邊小跑似的追趕着。騎在騾子上邊的人却一傾一傾地搖晃着身子，逍遙地用做作的女聲不清晰地唱着：

你趕你的騾子……奴開奴的店

來來……往往，常約相見……

當到了我們跟前的時候，不知怎樣一下子，他身子一閃便溜下了那可說比他高兩倍的

騾子來。他將纏繩用力地抽了兩下，騾子便高高地昂起頭站住了。

「就這兩繩吧？」他用眼睛打量了一下躺在台階上的行李繩子，無表情地看着我們，說。看他那樣子連一點因為遲到而歉仄的意思也沒有。

在我們面前，他背着騾子的頭站着，手里捏着纏繩，恰像他是一根拴騾子的木樁。按他矮小的個子看來，他不過一個十五歲上下的「小鬼」；而身子的茁壯和臉孔的線條表現他確是二十好幾歲的人了。他長得一副怪像貌——怪不在於那古銅色的臉孔，蛤蟆似的圓眼睛，和那扁平的塌鼻子；而是鼻子下邊那段嘴唇好像使刀子割去了一塊，而且兩顆突出的犬齒中間的牙齒一顆也沒有了，形成一個漏洞。說話的時候，他的殘缺的嘴唇顫抖着，凡遇唇舌聲和齒舌聲，那舌頭便像一個活塞一樣露了出來。

我很滿意我們中間先前要打他一頓的勁氣竟這樣容易地消斂了。也許有人看見這樣一個人，會可憐的，或者可笑得不值一打；但主要的，恐怕還是他終於來了，又能趕一站路使大家歡喜。總之，只有竭力主張打他一頓的同志一眼盯住地，問道：

「來得還早了一點吧？」

「昨天出差半夜纔回來哇，牲口要吃了草料纔能用吧？」他用一種對待孩子似的冷漠而輕蔑的態度，發音模糊地咕嚕着，便將騾子拴起來，取下鞍架子要捆綁行李了。

有幾個同志看見他那樣一個矮小的人，擠去幫助他。他却擺出一副認真研究怎樣捆法的神氣，攤開兩隻胳膊將大家統統攔住，眼睛看着鞍架子，說：

「站開些吧。」

他雖然個子矮小，看起來一把便可以推倒的樣子，可是他是這樣一個熟練的運輸員，並且這樣有力氣——他用膝蓋抵着行李包子，兩手自如地擺佈着繩索；當使勁抽它的時候，他聳着肩，扭着腰。瞬間，那馱子便捆綁得服服貼貼，彷彿那行李是長在鞍架子上一般牢靠，他解了馱子牽到鞍架子跟前，說：

「抬一下吧？」

兩個同志便將馱子打從他的頭上抬到馱子身上去。他熟練地將自己的被氈扔在馱子上，又轉到馱子後邊像搖跳繩似的地將繩子搭上去，用手拍了拍馱子油亮的臀部，喊道：

「噠噠？」

馱子便走開了。他跟在尾巴上立刻唱起曲子來。

我們十五個亂叢叢地走在後邊，在我們的白草帽上湧盪着太陽的光芒。大家一邊走着，一邊說笑着他是這樣一個機械的，不可親近的人，說話「吧」「吧」地。他却好像沒有聽見一般，逕自走着，不稍停息地唱着他的曲子，連回頭看我們一眼也沒有；……

騾子走得很快，使人看了覺得他不是跟着騾子，而是在追趕着它。起初，我們只是偶爾瞥見他同它在前邊的遙遠的影子。這像平常一樣，我們是不在意的，自管吊兒浪盪地且走且說笑着……

後來，在曲曲扭扭的山谷間的路上，凡是被我們擋住詢問的行人，竟都是這樣的忠告我們：

「遠了，老總們，快點追吧……」

誰知他會不告訴我們一聲午間休息的地方，就前邊走了呢？現在，我們只好拚命追了。

太陽在頭頂上燃燒得更灼熱起來，路上的土屑像被炒過似的燙着我們穿草鞋的赤腳。我們都是滿頭濕漉漉的，恰像我們是適纔從澡塘里出來，手里握得汗巾都快要滴水了。但是，我們非得加快脚步追趕他不可。

大家急走着。許多同志辱罵着他：

「看他就不是一個好東西？操他的……」

正午時分了。我們簡直飢渴得快要倒下去。當我們看見前邊出現了一個罩在綠蔭的樹叢下的村莊時，我們恨不得插翼飛到那里，坐在涼爽的樹下。而這時，一個體弱的同志忽

然倒在路上，緊閉着眼睛，臉色慘白到像一張白紙。除了胸脯起伏地呼吸着，他簡直是一具死屍。大家不知所措地站在他周圍，嘆息着。有人提議用把缸子到路下的小河里取水，來營救這個不幸的同志。我們這樣辦了，並且成功了。兩個同志攙着病號，到了那個大村莊。

村莊的路邊有一個小飯鋪，跟前覆蓋了一株烏雲一般的古槐。我們決定不再追趕他了，就在這裏小憩和吃午飯。當我們問過飯鋪老闆，他說不會看見有那樣一個人趕着那樣一匹騾子經過的時候，我們心都沉下去了，面對面呆視着。

「怎麼辦呢？」有人噤咕道。

大家麻々糊々吃了些東西，匯清賬，就都擠在那株古槐下噦噦喳喳地吵成一片……應該負責任的自然就是隊長同我了，我們深深地恨着這個運輸員！

「騙了公家的騾子和咱們的行李跑了。」

「這是戰區，也許還是跑到敵人那邊去了。」

「漢奸，沒有二句話說。逮住就了結他！」

「槍斃他，槍斃他！」

「不，用石頭砸碎他，因為子彈還要打日本人哩……」

捕獲他是沒有這個可能的。因爲，誰知他是朝南走了呢？還是朝北走了呢？南北都一樣，離戰區都不過一日路程。

這樣，話便多起來了。

張同志說他有冊哲學名著，抗戰以來不管關山萬里，他總是帶着的；現在被那匹騾子馱着，丟了。王同志說他的遠在大後方的愛人臨別贈他的照相，包在他的小包袱里，這下子也完了。李同志甚至說一雙布鞋子被帶跑了，現在只剩了腳上的草鞋，可憐極了。趙同志還說……我不寫了，你們可以想像出我們當時的狼狽了。

「總之，」一個同志絕望地叫道：「看他那副怪樣子就不是個好東西。一鷄巴高的點個子，沒牙沒嘴唇的，還滿口是那種淫蕩的調兒……」

「花柳病鬼！……」

「唉，我們真是！……」

隊長同我們討論着我們的辦法，但是一切辦法只有到達前面那個兵站才能定奪，現在是非得照直走前去不可。我們兩人竭力說服他們，並且責備我們自己，承認我們太不警覺了。

太陽在樹梢上邊不可明察地移動着，正午過了。這村子里的莊稼人午睡起來，三三兩

兩走下村坡，懶々地向各方面的莊稼路上去了。而我們，還在那株古槐樹下喧喧嚷嚷地沒有休停……

×

×

×

先是定睛探頭看着，當認清楚的時候，忽然大家拍着手的，跳起來的，都狂喜忘形地笑了。

「是他！是他！」

是他。他趕着那匹騾子竟在我們走來的路上出現了——不拿鞭子，一隻手捉着騾子的尾巴，短小的兩腿急走着，彷彿他是被它牽着跑似的。他還是低頭唱着他的「淫蕩的」曲子，聲音是那樣模糊不清。

走到小飯舖前邊，他「得爾——得爾」喊了兩聲，騾子便站住了，低頭嗅着路上的馬尿。他走到小飯舖門前，我們也都一擁而至。他用那双蛤蟆眼盯住我們，用那突起的咖啡色的臉頰對我們微微一笑（他的嘴巴不能够表示這種情態），突舌地說道：

「在聯絡站等你們好大的時候呀，你們悄悄就到這里了。」好像還含着不滿意我們沒有告訴他一聲便走了的意思。

「聯絡站？那里？」我迷惑地問他。

「路口上有一座大廟的那個村子嘛……」他很隨便地朝着我們來的方向擺了擺胳膊，說着便轉向飯鋪的敞開的窗口，向里邊親暱地說道：

「有熱湯給老子喝一碗！」他說時舌頭突出，「子」字發做「磁」字的音了。

「好孫子，爺々供不起你的湯了。」飯鋪老闆笑罵着，摺了一把鬍子，盛起一碗麵湯。「過來一碗，過去又一碗，從來沒說照顧過一個麻錢的茶飯。」

「你不曉得八路軍窮？狗禽的……」他接住湯碗，說着便在簷影下蹲起來。

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中國話來形容我們一行的同志們這時的心理，和由這種心理所顯露出的表情，有的顯露出絕望以後又有望了的歡欣，有的似乎帶點抱歉的意思看着他，有的則發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可笑感覺。總之，都笑着看他喝湯……

他蹲在那里，小孩子似的兩隻胳膊將碗捧在嘴邊吹着，喝着。他的每一種動作都是那樣可笑而且可憐——他吹着，不是哺哺的，而是呼呼的；他喝着，其實是一下一下地往那殘缺嘴里傾注着。有的同志笑了，他却很認真，好像他渴急了。不得已時，他只眼睛盯着碗里的湯，碗邊略微挪開嘴巴極輕蔑地說：

「笑？有甚笑頭呢！」

「嘿々々……」人們還是認不住他們的笑聲。

隊長和我都覺得這太難爲情了，便把他們叫回樹底下。在這里，大家收拾着那些隨處亂拋的掛包，水壺，把缸子，解下的裹腿……不久，我們看見他站了起來，向我們叫道：

「斗！」

我們知道他說要走了。這時，直至這時，我們那位暈倒的同志才吞吞吐吐地說，他自己軟弱的不能走了。大家便又議論紛紛，有人提議讓我向這村莊的村公所要一匹牲口。

「就騎這騾子吧！」這個運輸員走來聽了聽，不耐煩地說道。

「那好，那好，」大家立刻嚷了起來。

我倒覺得他真壞的很。他大約爲了避免麻煩和耽擱，因而便不顧公家的騾子的死活了……我望了望他那張堅定的臉孔，不信任地問道：

「行嗎？」

「行！」他說，頭一點，草帽便突地由後腦溜到脊背上去了，帶子掛在他的頸喉上。「連人帶行李統共不過三百斤。騎吧。」

看了看那匹站在路上的騾子——啊，那樣一匹結實的大騾子，黑油油的皮毛像鏡子一般閃亮。他去捉住他的轡頭，牽至路邊，兩腿分彎地站着，拍了拍一隻大腿，他催促說：

「騎吧！」

病號同志便踏着他的大腿騎上去。

下午，騾子走慢了些，到前邊那個兵站共四十里路程，我們一直相跟着。

起先都擠在騾子後邊走，好些人似乎已經忘却午間對這個運輸員的想法，開他的玩笑，有人甚至想看一次把戲，給了他一支香煙；有人忙着給他擦洋火，擦着還忍不住地嗤笑。他這個可笑的矮子，沒牙沒嘴唇的人接住吸了——他是用兩個指挾住香煙，按在嘴角外嘶嘶地吸的；自然，有些吸進喉嚨里去了，有些則從殘缺的嘴巴上洩出來。都笑的眼淚汪汪的，他也用喉音嘿嘿地笑着，沒自停止吸煙。

大家七嘴八舌地問着他的個子矮和缺牙嘴的原因，他只冷冷地一笑：

「嘿，沒意思。」

大約他覺得擠在他身邊走着的這些人，都不懷好意，他們只是在寂寞的行軍中尋開心而已。他輕蔑地看了看眾人，依然用手去捉住騾子的尾巴，唱起曲子來了。

人們便也三五結伴地前後散走開了。

我總是默默地跟他走。過河的時候我們一塊趕騾子，走大路我也不嫌繞遠，他時時忠告我這條或那條捷近的小路，我固執着不去走。如果他知道我們午間在那株古槐下的情

形，他難道不會懷疑我監視他嗎？他不時地斜過眼來偷看似地瞟我一眼。十里路之內，我們沒有交談一句。不過，看他的樣子似乎對我發生了一種比別人親切些的感覺，那殘缺的嘴唇顫抖着，好像想同我說些什麼！……

忽然，他轉過頭來威嚇我似地微笑着問道：

「同志貴姓？」

「劉，」我說，「你呢？」

「我姓吳，叫吳安明。」他盯住我，「周吳鄭王的吳，平安的安，天明了的明……」說着還是看住我，好像他還沒有說完，或者等待着我对這個名字的意見似的。

「吳同志，」我拍了拍他的結實的肩膀，叫道。

他向我仰起頭來，兩顆犬齒裸露出來，又是威嚇着我似地微笑着。

「你爲什麼這樣結實，却這樣矮呢？」我問。

他倒抽了一口氣，不勝感慨的樣子將臉轉向路上走着，說：

「唉，說起來話就長了……」

於是，他一邊走着，一邊對我咬字不清地，冗長地敘述着他的過去。他說他父親便是趕驢子的，他哥哥也是，他十五歲便跟着他們趕了。他家趕驢子發了財，驢子添到二十四

匹，雇了十幾個人。他父親不趕了，住在永寧州城他家里當掌櫃的，天天握着酒壺喝個臉通紅。他們兄弟兩人跟着牲口，一年三百六十天總在路上。他傷感地告訴我，他父親像看待雇工一樣地看着他們。「吃喝一樣，」他說，「可是馱子綁好或是到站，有時店門小，進不去出不來，雇工們就說搨不起，主家搨起他們也搨起……」

他說硬是馱子壓得他不往高長了，像纔十五歲，結實倒結實了些……他的手放脫馱子尾巴，彎下腰去重新結了結草鞋帶子，然後才繼續走着。

「唉，我爹……」他不禁深沉地嘆息了一聲。

「你爹怎麼樣？」

「他把我們當成奴才且不提，」他竟悲憫地，或者是帶着一種惋惜的神情，說：「日本人打下永寧州，他就在家裏當了漢奸了，你看成人不成人？」

他這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奇怪着他又怎樣參加了我們的部隊。他結結巴巴地給我講了好幾里路，纔說完他的故事。

……日本軍隊將他家的馱子統統「徵發」了去，要在山岳地帶作戰的時候馱大炮。雇工們東逃西散了，他哥々也不敢去跟牲口。他父親長長地嘆息着，表示不得已要放棄那一群馱子了。但是他，這個吳安明，捨不得他所關心和熱愛着這些伙伴。他想，沒有了它們，

他將操什麼營生好呢？他固執地冒着他自認微賤的生命，一天一天死跟着那些騾子。日子一久，衣服無法替換，竟穿起敵人的破爛來。當行軍到廣陽鎮的一天，日軍的戰鬥部隊前邊走了，後邊的輜重一下子被我們奪了過來，他也跟着他的騾子做了俘虜。

他說八路軍會嚴格地審問了他，最後告訴他騾子不能再給敵人服務了，要給抗日的軍隊使用。他呢？他聽說給他路費他可以回家，或者挑一匹最好的騾子趕着，做一個運輸員。他難過了好久好久，因為他希望他能將騾子都趕回去，這是他的。他又一天一天死跟着八路軍走着，不聲不響，飯也吃不下去。部隊里時而有入好意地煽動着他，使他回憶起陷落了的城市，他最後痛哭了一場，把眼淚擦乾了。

「好，參加！」他沉痛地說：「回去還當漢奸？」

「這騾子是不是你的呢？」我津津有味地問他。

「是的，」他說。說着朝前一看，路途分成兩條同樣大小的叉道，騾子走了上邊的那條。」「得爾得爾，老子禽你媽；眼長在屁股上了？」他大聲突舌地叫罵着，那騾子那樣猛烈地一拐便下到正確的路上，以致那位騎在上邊的病號同志簡直快要掉下來了。

「好騾子，」他看了我一眼，愉快地說，賞識着他的伙伴。

他已經不是先前那樣瞧不起別人，不理睬別人的樣子了。在我面前，他是一個結結巴

巴，喋喋不休的人。他對我描述着他參加部隊以後，生活比他在家里趕騾子還痛快，而且竟比他家里還平等。他說苦是很苦，不停不息地出差——送子彈，給養，軍衣，幹部……情況緊急了，日夜都走。但是不知怎樣，他覺得不嫌苦，他告訴我許多部隊的番號和電台的番號，二年來，他不斷地被調來調去。

「到那里都是趕騾子，」他最後說。

「想調換個工作？」

「不想，」他漠然說道：「喫慣了屎的嗅着屁還香哩，我一天不見騾子就想……就是不能學認字，嘖！」說着似乎覺得十分惋惜。

我仔細看了他一陣，好像我們是適才相遇的。我這時心里深深地感到我同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在一塊兒走着。但是，我一看却被一種不愉快的現象所苦了。他那嘴巴將永遠被人當做怪樣子晒笑着，每當吃飯，飲水，說話和發笑的時候，都是他永久的苦惱。我替他痛苦似地聳了聳鼻子，指着問道：

「那怎麼回事？」

「這狗畜的，」他却滿不在乎地朝前邊走着的騾子罵道：「這狗畜的踢了一蹄。」他瞪起圓眼睛回憶着：「那次，去年春天吧，我們到汾陽縣馱糧。在路上，我看見它走着，

兩條後腿中間不知怎樣的拌了一梗棗枝，怪不得勁。我彎腰給它取時，這狗會的大概以爲我要刺它一下，蹦一蹄，端々踢到我嘴巴上。它害得我住了兩個月野戰醫院……」

「不方便，嗯？」我憐憫地向。

「慣了也沒啥？」他又露出兩顆犬齒，嘴唇顫抖着，向我笑道：「就是有個女同志愛上咱的話，咱連嘴也不能親……」

我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他用喉嚨哼哼地笑着。前邊和後邊走着的同志們都奇怪地看着我們，尤其是看看吳安明，他臉色略々有點紅了。

當我們走到一條河邊的時候，他突然「得爾——得爾」地叫住騾子，脫起衣服來了。他脫得赤條條的，將脫下的衣服交給騎在騾子上的病號同志，便跑進河里洗起澡來了。他彎腰用手搵着水，急々地摸擦着精光的腿、臂、胸、肩、以至肚臍下……：騾子過了河站着，探頭用嘴攬着河邊閃亮在斜陽下的青草。騎在騾子上的同志笑得爬在馱子上。我提着褲子管涉了過去，也站着笑呆了。我們的幾個同志從後邊走來，先是大笑着，忽然有人叫道：

「後邊來了騎毛驢的女人，你！」

吳安明狼狽地拖泥帶水奔了出來，拿到衣服，便披了上衣，登着褲子，嘩々地喊走了

騾子，他踉踉跄跄跟在後邊。但是，畢竟沒有什麼騎毛驢的女人，他還給我解釋着他被嚇了一跳，他是怎樣地恐怕在群眾面前破壞我們部隊的風紀啊……

×

×

×

西邊天際間聳起了朵烏雲。它浮動着，散佈着，遮蔽了半個天空的時候，我們已到達這天的宿營地了。

洗臉，喝水，吃飯完畢，兵站派人領我們到這村中他們指定的民房里。但當領我們的人一走，我們便又吵成一片。那間農民的房間里充溢着一種希奇古怪的臭味，光是牆壁上用指頭抵死臭虫的痕跡，看了便令人感覺到渾身發癢。看樣子今晚要落雨，院子里睡不成；而昨夜在那個雜貨鋪里所受的苦，今夜又要重複甚至更甚嗎？我們有的噉起嘴嘟囔着，有的沉着臉不開腔，另外的講着如「喂臭虫」之類的俏皮話。

最後決定我去交涉重號房子。

我走進兵站那做大院落，便聽見有一間簡陋的房子里傳來哼曲子的聲音。「吳安明，」我想。我走到門口，看見騾子在里邊吃草，槽前的地上堆着一簇切碎的穀草。旁邊一捆沒有切的，這上邊鋪了吳安明那塊粗灰布被單，他便躺在上邊哼着他的「淫蕩的」曲子。看見我來了，他一冒坐了起來。

「睡的地方有了吧？」他問。

「……」我沒有回答他，轉眼看着房子里的一切東西——垂着腐壞了的高梁桿子的屋頂，吃草的騾子，穀草和蒼蠅樂園的糞便。

「不管啥地方湊活一下，」他親熱地解釋說，「前方不比後方，什麼都困難。好店一夜，壞店也一夜……」

「唔唔……」我吱唔着走開了。

我不知他是對我解釋他爲什麼住在馬棚里呢，還是勸我不要去交涉重新號房子呢。總之，我心里很難過，今天整個的事情在腦子里轉了一遍……

一九四一年一月，於楊家陵

廢物

庭院裏的脚步聲在那層柔薄的新雪上邊，由遠而近地來到我們門前，馬步槍的槍托觸在台階上發出一聲輕微的音響，我們便聽見通信員在門外叫道：

「報告，王得中來了。」

「來了教進來，」營長轉臉答應道。

於是，我們的眼睛都從作戰命令所附的那張路綫圖，轉移到這個被找來談話的老頭子身上了。他認真地向我們敬了一個禮，雖然他那乾癟的身軀，蒼灰的鬚鬚和彎曲到近乎跛子的兩腿，使他這個動作很不入格。在營部首長們和黨的營分支部委員們的面前，他立正站着，樣子顯得十分偏促——軍帽上和肩膀上蓋着雪花，鼻尖上掛着一滴清鼻涕。他不去理它們，只是順着立正的姿勢，用兩隻枯瘦的手掌摸索褲子似地在他的灰色棉軍褲上動着，眼巴巴地望着營長，恰像一個待罪的犯人一樣。

營長將他從頭到腳仔細看了一遍，說道：

「怎樣呢？講吧。」

王得中便像一個孩子似地噉起他的鬚鬚中間的嘴巴。

「營長，」他嘟囔着：「要是就像俺指導員說的那樣，就是非把俺從八路軍裏踢出去不可了。俺不能。俺……」

「盡搞些怪名堂，你！」營長用咀咒的聲調打斷了他的囉嗦，才說：「調你到縣游擊隊就是把你踢出去了？你也不想一想，每個人帶三天的乾糧，兩天的生糧，天又落了雪，這一仗打下來還有你沒有？把你留在地方武裝裏還是想讓你多糟踏幾天小米哩！」

「俺當八路軍二年了，還沒……」

「現在不像以前一樣了，告訴你！騾馬伙夫担子統通都要衝了，你少囉嗦！」

「俺跟隊伍走，俺死也……」

老頭子固執地想說下去，而營長狠狠地瞅了他一眼，將臉背轉了他，兩道濃眉緊緊地鎖着，重新盯住攤在桌子上的作戰命令和路線圖。這樣王得中便只好靜靜地站着，輪番看着拚滿了一炕的軍用地圖，堆在平櫃上的裝硬了的米袋子，和我們每個人的臉孔。雖然他遭受了營長那些挖苦的言詞和嚴厲的態度，可是在這個老頭子的臉色和眼睛裏，你可以看出他對於堅持自己的意見有着怎樣的信心——而他已經五十七歲了，常常用手摸着他的鬚鬚對別人宣佈他早已成了一「廢物」，不中用了。

他是我們營部的一個馬伕，依照這個怪老頭子自己的說法，便是給一個四條腿的戰士當勤務。這以前，他初參加部隊的時候揹過幾天步槍，後來做第三連的伙夫；他的工作調來調去，只有一個原因，便是因為他力不勝任了。他現在服侍的這個「戰士」脾氣很壞，卸鞍子的時候踢過他，上嚼口的時候企圖一下子咬斷他的麻桿一般瘦的手腕。而當那天牽去喝水的時候，它掙脫自己跑掉了。他東趕西逮追了它一個整上午，最後還是它自己回到馬房裏。王得中喘吁吁地轉來，連用鞭子教訓它一頓的氣力也沒有了。

現在，他等待着什麼似地站在我們面前，不肯聽從調動的時候，這些印象便活生生地浮現於我們的腦際了。

「你不要太固執！」營附將他膝邊的那塊地圖掀開，挪動了一下腿子，向王得中說：「平時行軍你還掉隊掉了老遠，我們到宿營地半天等不着看馬的人，沒說現在這樣嚴重的戰鬥任務吧！」

「俺死了，也讓人說俺當八路軍犧牲了。俺……」

大家微微一笑使得這個老頭子沒有能够繼續下去他的話，而看他那樣子好像有許多許多話要在這裏說。營長背着他對着地圖的冷笑，更使得他臉上現出一陣極難受的表情，眯了幾眯眼睛。

他是一個喋喋不休，固執其見而且好吹牛的老頭子。這種性格每每是一些自尊心和自信心頗高的人們所具有的，王得中正是一樣一個老頭子。他常常將他那短短的小煙袋從嘴巴上拿開，滿把手摸起他鬍鬚，說：「要不是俺的眼腿不聽俺指揮了的話，哼，俺還當個死馬伏懶勤務？」的的確確，無論抬槓或者辦正事，誰也不會使老頭子低下他的頭過，只有無可挽回的年紀才使他服從於任何調換工作的命令，和現在這樣忍受着刻毒的挖苦，不敢多嘴地站着；因為他是死也不肯離開八路軍。

他一輩子是一條光棍，沒有妻室兒女，沒有財產和固定職業。陽春三月，他也許撐起落槌上廟會去賭博；而當農忙了的時候，他便給隨便什麼人做幾天短工。一九三七年抗戰一開始——謝天謝地，他說——結束了他的永無休止的流浪。他參加了我們的部隊不久，看清了我們的一切，逢人便說這下子解決了他死以前的一切問題……

「做在裏邊，吃在裏邊，這就是好家。又不受誰的冤氣，一個人一輩子還想怎麼呢？」他說。

我初到這營裏不久的一次行軍中，在大休息的時候，他端一碗水，腿子一拐一拐地雙手送到我的面前。我感謝地接過來喝着，他站在旁邊等待着他的碗子。我喝完時將碗交給

他，他還不立刻走去，遲疑了好久，才問道：「劉幹事，聽說你是才從延安來的……」

「是的，」我說。

「他們從延安養傷回來的同志都說，咱們那延安又是學校，又是工廠，又是醫院，又是托兒所，嘿嘿？，養老院有沒有呢？」

「現在還沒有，」我笑着回答他，「不過……」

出發的喇叭聲截斷了我們的談話。他一拐一拐地連忙跑到一株樹下解馬去了。這使我後來找他談了兩次話，並且從別人嘴裏證實了他過去的生活。許多同志討厭他囉嗦，固執和吹牛的性格，有時對這個老者很不客氣；我倒覺得他對革命的牢固的信賴是很可取。

然而，他是一個「廢物」，已經開始打聽養老院的事情了。廢物在我們的戰鬥部隊里不僅無用，而且有時會成爲很惱人的累贅。當那個指導員來報告王得中不肯離開部隊的時候，我會提議考慮這個老頭子的苦楚；可是我的溫情主義立刻被阻止在這個最理智的戰場上生效。的確確，我們的前邊有鐵路和碉堡堵着，後邊有日本軍隊追趕着，投敵的閻軍在兩翼一步一步逼近我們的駐地。我們在這里是一支孤軍，一定要衝出去，雖然現在還不能告訴他，我們將那個方向去衝。苦是真要像他們大家公認的那樣，王得中被俘了去，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那够多麼糟糕呢？

可是王得中不了解營部首長們的真意，他固執地站在那里，堅持要跟着隊伍突圍。我們大家幾乎是完全不理他，只管圍着滿炕的地圖，像找尋一支失落了針一樣，找尋着村莊和鄉鎮的名字。我不時地轉頭來看一看老頭子。在陰暗的屋子里，他的軍帽和肩膀帶進來的雪花融化完了，除了呶着嘴，眯着眼睛，你幾乎要當他是一個老兵的雕像……

突然，營長猛地轉身過去，暴叫了起來：

「剝掉你的軍裝，給你一套便衣上路！」

王得中冷不防這一着，打了一個寒噤，臉色刷然白了起來，瞪着眼了。好久，他才稍稍復原了一點——他弄不清這是嚇唬，還是真要開除他的軍籍……

這時我們的教導員便開始他的政治工作了。他從外邊落着的冬雪，老頭子孱弱的身體，他的拐腿子和那雙綁着帶子才能穿得住的破鞋，說到我們將有怎樣殘酷的一次戰鬥。他竭力將這個戰鬥描述得更殘酷些，企圖最後說服王得中。臨末，他走去拍了拍他的肩背，譁着孩子似地說：

「爲什麼一定要在八路軍里呢？縣游擊隊同我們是一樣的。」

聽到這裏，老頭子的眼睛居然濕了起來，漸漸地，兩顆淚珠子滾出他的深竅的眼眶，滾過那鬆皺皺的臉頰，黏在他的嘴角邊的鬍子里。我們總以爲這一下可成功了，甚至營長

也笑了起來，說：

「好了，下去準備你的去吧。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人一撇扭我就火……」

王得中却扯住自己的袖口，擦了擦嘴角的鬍子，歎聲說道：

「俺跟隊伍走。」

這使得我們都張起嘴來，莫明其妙了。對這個老頭子，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適在這時，從我們所駐的村莊後邊的高山上傳來了喇叭聲。我們立刻靜悄悄地屏住氣聽着；號音落了的時候，教導員對營長說：

「去吧，團部調我倆個。」

他們讓我們的司號員出去答了號，穿好大衣，叫了兩個通信員便走了。

王得中也只好被命退了下去，以後再說。

我們收拾了地圖，揣測着將會發生怎樣的新情況。直至半下午的光景，他們才回轉來了。庭院裏的積雪已經可以埋住鞋襪，天空的雪朵還像往下篩一般地落下來。我們猜想：在趁這天氣有可能提早出動；但是誰料五點鐘晚餐，六點鐘便走呢？

王得中的事當然無法解決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跟着隊伍出發了，臉上陰沉沉的像我們所有的戰鬥員一樣，一聲不

響，活像一隊啞吧在前進着……我在路上碰到他，一半擔心一半鼓勵地說：

「王得中，丟臉的事可幹不得呀！」

「俺老王？放心！」他頭一轉，向我說，正像他吹牛時的神氣一模一樣。雪落在他的軍帽上，肩膀上和背包上——他低頭看着路，一拐一拐地追趕着隊伍；他的那個老伙伴，一梗未削皮的柳杖，幫助着他……

在部隊開始行動和在戰鬥中間，軍政首長們有更多的事務要處理。三天兩整夜之內，我們進行了兩次戰鬥，突破汾河和同蒲鐵路，越過聳入雲天的綿山，跑了上幾百里路，誰也沒空兒想到王老頭子。只在到達一個叫做馬跑泉的山村里時，我突然想起在第二次戰鬥以後，我再沒見過他了。

駐紮在馬跑泉，我們的任務便只有恢復疲勞。可是，我剛剛閉起眼來，還沒睡去，王得中便一拐一拐來到我的面前……

一擁跟隊伍走，——我的耳朵便好像聽見他說。

我爲這個「廢物」心里難過極了。我知道這沒有絲毫用處，然而我不能夠克制我自己。直到駐紮這裏的第三日，當我們的便衣收容隊的同志們趕來，從他們知道了王得中的結局時，我才感到好像他們卸去了壓在我心上的一塊石頭，在微憫中心安一點——他們說

他犧牲了，當他清楚自己無法趕上隊伍的時候，他大約向從他身邊跑過的一個戰士，要到一顆手榴彈。他坐着，將保險蓋揭去，用手指勾着它的鐵絲環子，準備着拚他的老命。真有三個勇敢的日本士兵來活捉他，而在他們到他身邊時，炸彈爆裂開來，四個人同歸於盡了，當地的居民說那正是天將要亮的時候……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楊家嶺。

在故鄉

陰曆年的前幾天，我帶着一種近乎好奇的心理回到故鄉；故鄉變成邊區以後，我這回還是頭次回家，而不在家里過年，到現在已整整十年了。

雖是臘月的末尾，因為今年逢閏，季節却已過了立春。我牽着那匹因了竟日的奔馳而疲憊了的白馬，行近我們的村子時，似乎愈來愈覺得初春的陽光更加溫暖。那些黃禿禿的土山，和散佈在山窪里的赤條條的白楊樹，甚至零落在路旁的碎石塊，都給我以一種熟識和親切的感覺。我一邊走着，一邊張望着四周，心想發現眼前的故鄉同記憶里的故鄉有些什麼差別。昏鴉呱呱地叫着，從這壁山崖上刷刷地飛到那壁山崖上去。牧人們領着一羣一羣的歸羊，在村道上簇擁而過，啾啾的叫聲淹沒了村子里的一切動靜，這村子，一片節節排排的農家住宅，靜穆地擺在晚來的炊煙底下……

「還是那樣，」我走着，還暗自想道：「故鄉還是那樣一個寂靜的山村！」

村子里除了東頭那個石灰廟壁上寫着「施政綱領」，和廟門口用粉筆歪歪斜斜地塗畫了一些選舉和公糧的標語之外，同我前次回來時也沒什麼更異。我這回探家一則是省親，

再則還想看看故鄉究竟變做什麼樣子。顯然，我的理想未免攪雜些孩子似的天真和空幻！想像中的現在的故鄉竟是什麼都另換了一種模樣的。

到家的那天晚間，父兄們和伯叔們同我在一盞黯澹的麻油燈周圍閒談。他們說我整天上路疲勞了，幾次催促着早點休息；我却因為精神格外興奮，一絲也不覺得睏倦。況且，我這些年不曾回家，村子里的本家和親戚當晚便陸續有些來看望我的；我若睡去，也難免有人要說我架子大了起來。來的人多了，竈里就充盈着早菸的濃煙；因為多數人秉性沉默，一勁兒噙着煙鍋聽別人講，到散走時也就默默地走掉了。談話的常常是幾個人。他們照例探詢一些外間的情形，譬如什麼時候纔能夠打走日本人等等。但終於我們把閒話拉到故鄉的事上來了。我當然急於要知道一些故鄉現在的情形，——滿不像個世事，——滿腮鬚的伯父輕淡地笑笑，說：「比起早先大變卦了，一樣一樣都顛倒來。」

於是衆人你一言他一語地開始講了起來，聲氣里充分地顯露着對於眼前敵故鄉很是不滿。比方常常要開會，今天聽話，明天又議事，都是雙手畫不成八字的一些百姓，什麼事也不濟，盡是耽擱山里的事務。再比方：年齡至十來歲的兒子，正好揀柴拔草，每人供給一個爐灶和一個鹽桶，公家卻硬要送去學。更慘的是男學漢動不能打婆姨，打了不是要離婚，便是成守官司。

「這些話呀，」我的父親擱着鬍子冷笑了一聲，截斷衆人的話頭。「這些話全是白白給我們的老四說，他而今站在革命這邊，同人家還不是一路子的人。」

衆人微笑着，却不再講下去。

「日子總算都好過了吧？」停了一停，我問。

「自然，」伯父說：「窮鬼而今是沒多少了，都有地種了還：早先的攪工漢而今都成了頂結實的莊稼戶，回回趕集，馱出去的盡糧食，馱回來的是棉花和炭。明後天，你到村子里去轉一回，看一下家家窗頂上堆的乾草，高粱桿子，豆秸，你就明白了。」

「這就好，」我說：「沒有過不了日子的人就好。」

「嘿，」噙着煙鍋坐在燈影里的三叔父忽然突笑了，一聲，彷彿想起什麼可笑的事情。「他說：『咱村里就是七老漢還過不了，還是俺早先見他的那副可憐樣子』」

這時，一個老人背翹着幾根稀疏的鬍鬚，穿破綻的衣服，蹣跚而來的形骸，突然一閃，出現在我的腦子里。四先生問來了。這樁事像乞丐的老人向我招喚着，因為牙齒很脫落了幾個，說話已有點痛苦。這樁事說成「高」說成「刀」了。「出門的來年，該是根刃弄了吧？」嘿，這樁事接續便是其陣連綿不斷的咳嗽和吐痰，並直扯住露棉

絮的袖口擦擦因咳嗽震出來的眼淚，嘴里嘟囔着「老了，老了」，然後慢慢地那樣親切地坐在我的身旁，同我拉些閒話，一直到吃過我家的一頓飯後，纔心滿意足地告辭而去了。

這便是七老漢。前次我從省城回來時，因為時間沒有這回天晚，他當日便這樣來看望我，直至晚飯後才走。人是好人氣，只是一窮，使顧不得什麼體面了。他的略歷，說來也太瑣細。記得我幼年時，祖母在世，每當她老人家教訓起父親，母親和哥嫂們只顧眼前受，不管往後受困來。便說：「不看姓陳的榜樣。陳登寶那時候是騎驢壓馬的財主，婆姨看見飯碗里有個蠅子，就倒給黑狗吃了，嫌醜哩。」看而今七老漢爬成一片子，活成什麼人了。自從陳登寶到他的兒子七老漢，自然有一段曲折的變遷，只是我幼小時候在家貪玩，不理會這種事情。待到年紀大了，便出外讀書，現在提起七老漢，也只有些斷續的隱約的記憶而已。

據說村當中那所富麗的磚瓦宅子原是陳登寶的家舍。祖母說七老漢還是在那裏邊住長大的，但現在那裏邊倒了幾幾戶我們的本家，而七老漢呢，自我能够記憶以來，他便住在村北頭緊靠邊的那個破土窩子里，出街門極早，烟熏得頭暈，過路裏也弄以為那是燒磚的地，蓋蓋於「七老漢」，這名稱呼也是因為我們村那裏的幾家姓陳的圍邊，他藉同輩中

七；現在還有三戶本家，人家厭惡他不成器，同他都是仇人，常常見面，却不談話。他兄弟二個，哥哥萬年，早已死掉了，我出生便沒見過。自我記得，七老漢就是一個孤獨的老人，一生不會娶過婆姨。關於這點，傳說頗不一致。有的說當年會有多少人爭着把女兒給他訂親，但陳登寶都嫌不合婚，還說：「愁我的小子沒婆姨？」後來家道敗落，人死財散，婆姨也沒有人給他了。另一說，訂是訂了一個，只是陳財主死後，看見七老漢不爭氣，人家說給他好比拿女兒去投黃河，退親了。無論如何，七老漢一輩子光棍漢倒是真的。他幼年說是財主家娃娃，從小不會受苦，便養成一種惰性，又不願辱沒家門去做叫化子；因此，除七老漢之外，他有許許多多綽號，而其中爲人所共知的，便推「串通」和「閒人」兩個了。在我的記憶裡七老漢的影子總是弓着腰，蹣跚着在村子里遊來遊去，這家門里出來，那家門里進去。夏天，天氣炎熱，他在樹蔭里打盹，或在牆影下靠壁蹲着，把褲管捲在膝蓋以上，懶々地用手驅逐着那些不屈不撓地侵犯他的肌膚的蒼蠅。在嚴寒的冬季，他那土窩子雖好些，也因為缺乏些火，還是不如「串門子」好，誰家的窩暖待在誰家窩里，將他的滿肚子的故事不厭煩地傾吐出來。他常常不回那破土窩里做飯吃，總是張家一碗李家一碗地混着；雖然不能常飽却也不至餓死。七老漢有一種机巧的混飯本領。暖季，他在飯時以後到別人家裏，說：「你們有剩飯給我涼涼吃它一碗。」天氣冷了，他

可以走進門打着寒戰。「好冷呀，我活老了也沒見這麼冷的天氣！」慨嘆着，然後才說：「把你們的飯給我熱熱地吃一碗。」有時，他竟變些奇妙的花樣。當別人依照禮節讓他吃飯時，他會對眾人笑道：「你們猜我吃不吃？」回答若是否定，他一邊笑你沒有才情，一邊便動手拿起碗筷來了。「吃的，」你說：「七老漢一定會吃的」。他雖在吞嚥着飯食，還連連的誇獎你善於預言。這種奇妙的花樣雖則聽起來近乎無恥，但在當場，都也只惹得笑笑吧了。七老漢的早菸癮相當大，我清楚他從來種植菸草和置買煙鍋，但在我腦子里，他的形像常是這樣：大聲的講話和使勁的吸煙反復交替着，以致他總是在一團濃密的煙霧里面。在故鄉，人們將吸菸人分做三等：頭等吸煙，樣樣俱全；二等吸煙帶一把火鏢；三等吸煙，赤手空拳。七老漢可以說是一位永久的三等吸菸人。你帶着煙鍋碰見他時，他響要求嘗嘗你的菸草，吸着並且假裝被菸噙得咳嗽起來，連聲讚美着：「好菸！好菸！」而你同他分手的時候，你便只好失然帶着你的空菸包走了。雖然這樣，七老漢在故鄉沒得再更壞的名聲。他不賭博，更不會犯過盜案，除了吃旁人的飯和吸旁人的菸草之外，一無嗜好。而且，在故鄉，無論何時何地，誰家有了爭吵和鬥毆的事件，七老漢便急急忙忙地蹣跚去了。這種和事的好好先生的職務，不僅使他能解決事件期間理直氣壯地吃幾頓飯，並且也是使他毫不勞動而能够在故鄉生活到現在的原因……

現在三叔父在閒談中偶然提起，我這些關於他的記憶立刻一一顯現了出來。本來，我竟遺忘了這個老人；回到家里，我像孩子似地問過許多人的近況，獨沒有想起他來。而這時，我倒有些記掛起他了。我隨即問道：

「他還分得土地？」

「分得了嗎，」三叔父說：「分地的那時，說他是無產階級，給他的還是三畝頂上地哩。」

「好倒運人！」我的父親憤憤的插嘴說：「就是有地，他要種進去，鋤務好，才能收割得吃哩！七老漢，哼，不怕餓死的話，懶得連嘴也不願張麼，還有好日子過？」

父親是個直性子人，在故鄉，人誰不曉得他常以言語傷人，而對於七老漢這類懶惰的二流子，更是鐵面無情。但七老漢也委實不像樣子。故鄉的一個受苦人可以種十幾畝地，養活着婆姨娃娃幾口子人。七老漢雖然年歲老了，種三畝地總還能湊活。而這三畝地裏的收穫，便會使他一個人過起有吃有穿有燒的日子來了。然而他們說我們這位七老漢却把分得的地統通租給旁人，自己連瓜菜也不種一顆。因此，村子裏有些喜歡鬧笑的人，便譏諷他，叫他做「可憐地主」，說他又學他老子的樣往出租地了。

「今年秋天，」我二哥說：「我在咱那跑牛坡地裏掏出芋的時候，可憐地主提筐砍

柴籠子來了。嘴裏說：「好山芋，好山芋！」就要幫我們揀。我盤算他準是想要些山芋，不要他幫，我給他些他去吧。可是他聽，只管他揀。等到揀滿了籠子，才說：「這幾顆給我老漢吃了吧？」「好大的手脚！」我說：「那是幾顆？幾百顆也够！」不管怎麼，他說着就提着走了。恰巧爹往家裏送山芋轉來，看見他正上坡。「七老漢提些什麼，怎那麼重？」說着就喊叫：「七老漢，等一等！」七老漢聽見頭也沒敢回，連忙趕上坡，翻過山梁去了。後來我還給爹說：叫老漢吃去……」

「對，」我聽得笑了笑，贊同說：「叫老漢吃去。」

「吃去！」父親瞟了我們一眼。「爲什麼？給咱的大黃狗吃了，他還看門，黑夜里賊偷起還不方便，給七老漢吃了？吃了就是吃了。完了。」

衆人都嘩然笑了一陣。這笑聲驚醒了睡在王叔懷裏的孩子。他哇哇地哭起來了。

這時候，燈盞裏的麻油已經點乾，燈光更加黯澹下去，以至將要熄滅的樣子。我請三哥立刻起去添了油，繼續我們這夜談，但很有些人打起呵欠，都說要各自回去休息了。我便只好將客煮們送出大門去。

外邊夜很寂靜，只是他們從村道上走過，才引起幾聲雜亂而清脆的大吠聲。下弦月還沒有昇到東山去，但已有一抹清淡的微光映照到樹梢，屋頂和柴堆上了。無邊的蒼茫的夜

幕包裹着我們這個村子，村人們這時正在日間燒暖的炕上打着舒適的鼾聲，我却依然沒有一點睡意——經過半夜的閒話，把我聽得彷彿喝了濃烈的咖啡那樣興奮，只盼天快亮起來，便可以看見那些變了樣的村人和依然可憐的七老漢了。

第二天上午，二哥提着細柳枝條編製的香紙籃子，陪我上祖父，祖母，母親和大哥的墳裏去祭奠。我們決定去時從住宅後邊的山路走去，轉來時再走村當中，以便消消停停看一下村子裏的情景，也不耽擱上墳。姪子英兒硬要跟我們同去，說他也好久沒給過世奶奶和伯伯磕頭了，至於老爺爺和老奶奶，他的記憶裏還沒有他們，便不說了。英兒一去，我家那隻大黃狗便一定跟在他的周圍搖尾巴，彷彿隨時準備着接住投去的食物。我們便這樣一行來到墳場中。

在墳場裏祭典是十分簡單的。點香燒紙之後，二哥同我站在墳場外邊，眺望着四方的遠遠近近的山巒。他又在給我講說這裏的山勢，說我們這宿祖塋坐落在風水最佳的地點。我不喜歡聽他這一套，只是定睛看着對山上斑斑點點的一羣白的綿羊和黑的山羊，以及羊羣旁邊那個穿着一件羊皮外衣，戴着有羊皮耳遮的帽子，挾一桿長柄鐵鏈站着的牧人。

「那攔羊的是誰呢？」我指着問道。

「賈步高」二哥說。

「嗯，」我立刻想起來，這人從前在我家住過長工的。記得他因為孩子很多，攬工睜得養活不來，冬天退工之後，便入了鼓樂班子，做吹鼓手。我這時彷彿又看見兒時常見的賈步高——頸上掛着鼓，挺着肚子，邊走邊用兩手打着鼓的樣子了。他的婆姨，因為臉色黧黑而粗糙，大家叫她「黑豆麵老婆」。她帶着幾個孩子——引着的，攙着的，揹着的——常年在故鄉沿村乞食。不管到那裏，總像耍猴子的一樣；圍攏一圈人看她和那些真像猴子似的孩子。

「他現在給誰家攔羊呢？」

「給他自個麼，」二哥邊走邊說：「你當還是早先的賈步高哩？他而今種二十多垧地，七八口子人，今年出了石五公糧呢。這會你到他家裏去，也是只聽見驢嘍，狗咬，娃娃哭。三個兒，老人在鬧革命那幾年『自由』下一個婆姨，一個小孩子而今也滿院子跑了。老二去年冬天娶過媳婦，就是，你該曉得的，前村裏那何拐子的女兒。聽說而今又打聽得給老三定親哩……」

「哈哈，」我聽了，將兩個賈步高聯想起來，不禁奇怪的笑了。但隨即又陷入深深的沉默中，想起那個「可憐地主」七老漢來；因為再拐一個灣，我們就要從他那破土窯子前邊的路上經過了。

七老漢照例不在家。那歪斜得彷彿時時準備坍下來的柴門上，仍是掛着一把生滿紫鏽的鐵鎖子，門扇因為破爛，用繩子橫纏了兩道。院子裏，除了主人每天要踏過的出入道之外，滿是被割去枯草的痕跡。一隻昂軒的花公雞率領着幾隻雜色的母雞，在門口那個污穢的垃圾堆裏，徒然地尋覓着食物。一個人的光景過成這種樣子，也確是不可思議的了。

「站着看什麼哩？走吧！」二哥催促着我。

我們從村道上直端走下去，來到一個向陽的打禾場前邊，場子的崖跟，有些村人在暖燙燙的初春的陽光下拉閒話。漸近跟前，見都是垂着鬍子的老人。其中有一個上身脫得赤條條的蹲在那裏，埋頭把一件破襖子在膝蓋上翻來翻去，忙於搜索着蟲子。看見我們走來時，那老人連忙穿起襖子，不知是忙不及扣起紐子，還是根本破爛得沒有紐子，只掩起衣襟，束了一根麻繩腰帶，便同衆人一齊迎向我們走來。

我一看見，便知道那是七老漢。

大家互相問候了兩句。凡遇這類應酬，七老漢總是走在旁人先頭。他站在我面前，樣子十分親切，一邊用手從後邊提著那似乎將要掉下去的破褲子，一邊凝視着我，說：

「啊，看你瘦的，公事太忙了吧？」說着轉向別的幾個老人：「你們不信？走路碰見，四先生認得咱們，咱們認不得四先生哩。」

「唔……」

我竟不知講什麼是好，只好吱唔着笑笑，也不敢直視着他。這七老漢的樣子，比起我前次見他時，多少也有些改變了。鬍子裏已經夾雜着幾根白的，皺紋更加深一些，臉孔枯瘦多了，並且由微微的褐黑變做全然蒼黃。最顯著的是牙齒脫落得騰幾顆了，看樣子也更愁苦了些。

「你……」

「我活得不像人了。」他竟直然頹唐地說：「黑夜裏聽說你回來了，今早起也沒敢來看望你。『啊……看什麼呢？』自個心裏還盤算：『人比人，活不成人。』旁人到你家的又多，咱這副樣子還……再說，你老人的那脾氣，一說二罵，我後來避得不見他的面。嘎嘎……」劈柴似的咳嗽打斷他的話頭，待用袖子擦了眼淚，才說：「你大約回來住些時吧？」

「過了年就走了。」

「哼，外邊公事緊吧。嘎嘎——嘎嘎……」

我在這種悽慘的氣氛里，感到精神太受壓抑。自己雖有些憐憫之心，但又無適當的話可說。況且，別處有些人看見我同七老漢拉話，都走來了，豈不更是偏促？

「你們拉話，」我說着便同二哥和英兒走了。

七老漢離開旁人，獨自送我出了打禾場。他依依不捨的樣子，似乎還有些話想同我單獨談談，但却不開口，只是皺縮着臉孔苦笑着。記得從前這個時節，他過不了年，求告到我們門上，會給他施捨過些黃米，白菜和山芋之類。我疑惑他現在仍是那個意思，便說：

「你可以到我家來，我在時我老人不能罵你的。」

說着，我們便決然地走開了。我再也沒勇氣回頭看他一眼，只聽見在我們背後，又是七老漢那似有節奏的嘎嘎的咳嗽聲……

「說他懶得可恨，人有時還由不得可憐。」二哥說。

「……」我一直沉默着回到家里。

歲暮的九天，家家戶戶準備過年：蒸黃米饅頭的，做豆腐的，切白菜的，泡豆芽的，漚掃家舍的……都忙於迎接這一年一度的人間喜劇。很少的幾個村人來訪問我，還是在黑夜抽空子來的多。我自己除了幾家親戚和伯叔請吃飯之外，總在家里以翻閱一些從前藏下的舊書。但無論在那里，耳邊總聽見這類話語：世事變了，都尋了辦法。從前在我們村子裏，過年殺羊的是很少的幾家，大多買三五斤，在除夕晚上吃一頓，其餘留在正月裏款待客人。現在却是很少的幾家不殺羊，單獨殺兩隻三隻的也很有幾家。這雖是都看破世

事，不打發財的主意了，但還是家裏拿得出來。至於饅饅，豆腐，芽子之類的「年飯」，那是都要準備好整個正月裏過用的。十年以前，我在家裏過年時，故鄉是另一副圖畫。固然也有忙造辦吃用的，但忙還賤，忙躲債，忙變賣，忙偷盜的人却居多。環繞着村子的那一架一架黃土丘陵，故鄉的人把種子和血汗下進去，然後從那裡取得一切。土地像以前一樣，仍是湛黃色的，一條一塊地凝然擺在那裏，但經過爲它而充滿着血腥和眼淚的幾個年頭之後，我回來看見現在這樣的故鄉和故鄉的人……

「只有會動彈的，誰不過好日子？七老漢的話，再革一回命，還是七老漢！」在一天我同幾個訪客談着故鄉的這些情形時，父親便又咬牙切齒地插進嘴來，彷彿談到故鄉便得提起七老漢似的。父親提起他便罵：「腦袋睡成扁的了，還懶得翻身。看他那副骨架，狗會的！」

「你總是張口就罵人，人家老了。」我向父親投去深深不滿的眼色，說。

「老了？」父親反來瞪了我一眼：「我也老了，還有你們這些小子們服侍，也還動彈哩。」

衆人都默然笑笑。這時候，我想起七老漢這幾天竟一直沒來我家。看他向來的爲人，我總以爲他會來的。現在想來，準是父親給過他下不去；他若不是避躲，便是像對他那些

本家一樣，懷了仇恨。但他要是上門來，說他過不了年，我即使瞞着父親，也要給他些年節的食品，反正村子裏只贖這樣一個無兒寡女的窮鬼，何況還是行將就木的老人了。

但七老漢始終沒來我家。

就在除夕前一天的早晨，我起來到外邊大解。從茅廁裏出來，看見我們同院子住的五叔父剛從村子裏拾糞回來，羊皮帽子包裹着耳朵和臉頰，只露出面部的一小塊兒，鼻孔下邊的鬍子上還結了一簇冰絲。看見我時，他頗帶點奇怪的神色告訴我，七老漢竟已嚙氣了。說昨晚還有人看見他「串門子」後走回去，沒人肯相信這是真的，以爲又是誰在開他的玩笑。因此，五叔父說他看見七老漢門外聚攏着一大堆人。

「說來說去，」五叔父最後說：「老漢還是看見沒活法，自個上吊死了。聽後村裏那王栓老漢說，前幾天七老漢同人家拉起閒話，拉到咱村裡光景都像樣，只他過不了年，就眼淚直往下淌……」

待到早餐時候，這消息便傳遍了全村。男女老幼，盡是談論着七老漢。自然有嗤笑的，有咒罵的，也還有憐憫的。孩子們不省世故，把這事當做稀奇，樂個不依。放下碗筷，用袖子擦了擦嘴巴，英兒便要去，看熱鬧，說他還沒有看見吊死的人。他的母親罵他，說「吊死鬼」如何如何可怕；但他却絕不罷休。他的母親拉起來條凳把的時候，他竟哭鬧了

起來。終於，她給他鈕釦上拴了一片紅布條，抵擋死屍的邪氣，讓他去了。

英兒轉來後，給我們一家人比手比腳地說：

「呀，舌頭吊出來老長，一滿成了黑疙瘩……」

他帶回更多的消息。七老漢的本家給他趕做一身粗布壽衣，買了一具薄薄的柳木棺材，當下找人去掘墓，說趕吉慶的除夕必須將他埋殮。如此說來，七老漢是的確上吊自盡了。

確實在除夕的下午，我同家人們站在大門外邊，看着七老漢的靈柩無聲地被抬過去。前邊沒有引路的鼓樂，後面也沒有嚎哭的孝子，只有一隻領魂的公鷄被綁置在棺材上面，因為抬棺者的顛跛，東側西歪的咕咕驚叫着……

便是這樣子，七老漢的那副可憐相永遠從我們眼前消逝了。不久，天黑了，這人間喜劇便照樣啓幕。家家大門口和院子裏輝耀着點點的紅燈籠，恰像天空的繁星一般。農家喜慶裏夾雜着嗚聲和笑聲，滿村響着此起彼落的爆竹，對山的寺院裏發出幽揚的飄逸的鐘聲。便是向來對七老漢持着研究態度的我，這時也將他遺忘乾淨了。

新年裏，人都閒着，不是鬧秧歌，便是鬥紙牌。有些來我家拉閒話的人，不免還拉着七老漢來，都說他近來早已顯出死的徵兆。從前是不管旁人討厭，他向人要得吃，並且

要吃飽，近來有時竟遞也遞不進手裏去，也不見他自己做飯。衆人還鬥着笑，說：「七老漢該不是要成仙了吧？」詎知他竟討了這麼一個結局……

「他的那些本家也是……」伯父說：「老漢死後不過頭七，就往他住的那破土窰子裏滿滿地填了一窰子乾草。」

「人家嫌堆在外面雨淋哩，」父親却冷漠地說：「雨淋了，生了霉，牲口不肯吃。」

因「窰還用說，」我的一個表兄走來：「七老漢死後，三垧地歸還了公家，就不知有多少人去問鄉長，要租得種哩……」

「噢，她好麼，」父親立刻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他愛土地如同愛自己的生命，但隨即又冷淡下來，說：「問不問，還是原租戶種，沒個旁人種的道理。」

林我聽了這種對話，倒有悲愴的感覺。七老漢生在富貴家門，却過了一生懶皮狗的生活，最後還這樣下場的。但也無法，故鄉既變做另一個世界，時代便鐵面無情地丟棄了他。

正月初五日，我便又束裝出門了。往年在元宵節後，村人纔開始勞動；今年因爲節令都早，我走時，村裏已非新年氣象了，陽光已經照得人肌膚作癢。各處的住宅旁邊，都有

人將棉襖脫到一邊，在場子裏碎糞，那健康的肩背上，汗水反射着陽光。村道上，常有人趕着驢子來來回回地往山裏送糞；因爲冰雪開始解凍，路途十分泥濘，所以處處響着喊驢的聲音，警告它們：「滑啦！滑啦！」

我離開這美麗的故鄉，漸行漸遠；但却時而回轉頭來，依戀地看看那些山水，樹木和太家……

一九四二，三月於綏德故雕山書院。

故鄉的風俗和習慣，仔細想起來，全都有它們的意思。譬如無論紅事或者白事，除非遍不得已，人們總是等到秋收以後，在冬季的幾個月裏才做。一是因為在農忙的時候要耽誤大家的功夫，再便是待客用的各種肉類暖天放不得的。就是冬季，除了白事要聽陰陽先生的指點之外，紅事又常在陰曆年底；這大約是因為待客的食用和過年的食用可以一齊備妥的緣故。在我的記憶裏，臘月二十四，二十七和除夕這三天，幾乎每天都有幾次鼓樂聲從我們住宅下面的路上響過，後邊接着一羣衣冠楚楚的，雖是受苦漢，也裝得一表文雅的「引人的」和「送人的」，在他們中間，一乘花轎在四個滿頭大汗的轎夫肩上晃盪過去。我至今還不會忘記故鄉的人用以取笑待婚者和待嫁者的那句話：

「今兒幾，明兒幾，多會等到臘月二十幾？」

我正在臘月二十四回我們廟村去。路過的許多村子，常常從這個或那個院落裏傳來悠揚嘹亮的鼓樂聲，看見甚至窰頂上也簇擁着看熱鬧的人。沿路有好幾個地方，我的去路被吹手們細吹細打的娶親的行列堵塞起來。出門多年以後，在快要回到家鄉的路上，聽到和

見到這些從前對我熟悉的情景，我現在竟覺得新鮮而別緻了。但我騎的白馬却似乎並不習慣於這種音樂，當突然從村中傳來時，它要驚愕地昂頭豎起耳朵，而在當路碰到的時候，它便在鑼鼓喇叭合奏聲的前面暴跳起來了。頭一次碰到，因為我猝不及防，它便把我從它的背上扔到結凍的路旁，碰傷了我的膝蓋。下午，日頭還很高，我便回到家裏。家人們同我接應了幾句久別重逢的那類話語之後，便驚奇的問我為什麼腿跛。我感慨着故鄉的喜事那樣多，便把路上的遭遇約略說了一遍，惹得眾人全哄笑起來。

「是嘛，年盡月寒，盡是娶媳婦的」二哥隨着笑聲說道：「咱村裏今兒也有三家，天黑時就從咱這坡底下過了。」

於是衆人都談起娶親，說這也同「舊社會」不一樣了。從前的人掙個婆姨先不容易，有些訂親了還娶不起；現在的人有土地和苦工，便有了糧食，老百姓的糧食就等於一切……。說話中，二嫂已從立櫃裏拿出一碗油糕，端在我的面前。冷的，我不敢吃，父親叫她去做飯時順便熱一下再拿來，她便端走了。

「這是人家送的喜糕。」父親還解釋着，摀一把鬍鬚。

「摀財兒家的還沒送來哩，」侄子英兒爬在我肩上海說。

其實，「喜糕」我還記得，這也是故鄉的一種風俗。娶親的第一日，事主必須用油糕

待客。新女婿應該把油糕盛在一個柳條編製的盆子裏，親自挨門逐戶去送；稍微講究的，僱一個旁人揹着跟在後邊，普通農家，那便是新女婿自己送去了。我記得是每家四片，同村人無論本家或者外姓，都有一份。想到這裏，我心裏不禁暗笑起來。我小時每逢這種日子，午飯總是不吃飽的，詭譎地給自己的肚子留了空隙，專等着吃別人的喜糕。英兒現在對喜糕送來沒有的事這樣關心，想來也不外這個原因。

不久之後，院裏哄起一片談笑聲，說是憨招財兒送喜糕來了。照例，他不進屋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拐着跛腿，出去瞻仰一下新女婿的風采。他竟完全不是我所想到的招財兒了。衣服嶄新：深藍的棉褲棉襖，束着一條月藍色的腰帶，洋襪子新鞋，戴着油亮的黑緞瓜殼帽子，頂上突起一顆殷紅的疙瘩。臉上洗得挺白淨，看不出一點羞態；而憨態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樣——斜眼睛，笑時縱起兩頰的肌肉。這憨態使我一下子回憶起我所記得的憨招財兒來了，從前他的鼻涕快要壓塌嘴唇，因為擦鼻涕，袖口像磁片一樣硬而且亮；嘴裏不斷地淌着口水，胸襟變成了河灘。他家是我們的遠族，我和他同輩，他大約小我兩三歲。我們小時冬天常在一起打瓦片或賭小錢。他是最弱者，任何小孩子都可以用拳和腳教訓他的乖戾，而他的唯一回答只有哭叫着找他的娘老子去了。凡是這種人，誰都是喜歡用點小聰明給他起個綽號，因此招財兒的綽號便特別多，諸如因為眼睛斜所得的「吊眼

子」，和因為個子矮所得的「三尺鬼」等等。但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現在不提好了。這時招財給同院的五叔父家和我家送完糕，便要走了，却看見我出來站在門前的台階上。他眯起那雙斜眼睛，盯視我半天……

「這不是四哥？」招財兒遲疑的說：「甚時回來的？」

「剛才回來嘛，」我的一個頂喜歡鬥笑的從兄弟說：「多年不見了，你還不把你的喜糕多送他吃兩片？娶媳婦的人，一點人情世故還解不開……」

「兩片？毬，三片也能行！」

招財兒慷慨地說着便把肩上的柳條盆子放在台階上，連忙認真地用一隻手拾着油糕片放在另一隻手裏。我看見那手裏已經有三四片之多了，他却還繼續拾着。這時，父親突然激怒地從屋裏衝了出來，叱咤起所有圍攏的人。

「該做甚的做甚去，你們！」他大叫着，「大家起身時按門戶打發的，短下子好，笑，是不是？盡是瞎種！」罵着，叫招財兒捐起柳條盆子，他用手推着他的脊背說：「快去，還有這麼多沒送，一會新娘婦娶回來，拜天地時尋不上新女婿着……」說着，便一直推他出了大門。

院子裏便暴發了一陣哄笑聲。

重新回到屋裏，衆人都各自安靜下來。我洗完臉，坐在炕沿上喝開水。一個模糊的印象忽然閃現在我的腦裏，便迷惑地歪起頭來，問：

「我記得招財兒早幾年不是娶過媳婦了嗎？」

「娶過了，這是二婚。」二哥說。

「嘿，」父親冷漠地說道：「說是喜事，其實也够苦情。新社會裏，這怕是頭一樣不好處……」

我越發迷惑起來，更急於知道這究竟是怎樣回事。父親不僅是舊社會的人，而且是同治皇帝的遺民。小時，母親曾說，大哥當年在城裏讀書的時候，因為變成民國，剪去了辮子，假期回到家裏，怎樣被他老人家痛打；如果不是衆人求情，幾乎不得繼續上學。故鄉變做新社會以後，自然更不會滿他的意了。聽說雖不敢公開詆譭，也不由得嗤之以鼻。我知道他所說的不好處，大約恰恰相反。終於，還是二哥告訴我這件事的梗概。

招財兒的頭一個婆姨是魏家山娘家，叫魏蘭英。（故鄉的女人除了女學生和從前的姨子之外，全沒有官名。未嫁呼乳名，出嫁叫某某家，而在公字據則是稱某氏。由此可見，魏蘭英只是特出的一個。）秉仁叔叔因為招財兒落拓不潔，在十六歲時便給他成了家，叫他的婆姨好好照顧他。初過門的一二年，兩口子都小，倒還安生。隨後，故鄉鬧起革命，

混亂了好幾年。這婆姨機靈活動，又有一份好口才，便跑到紅軍裏面，當了「女宣傳」。那以後便起了官名叫魏蘭英，她把長頭髮剪短，娘家婆家都管不得，成了「公家人」。秉仁叔叔因為時勢變了，也不敢開口。這樣過幾年，抗戰一起，故鄉便定了局。那時魏蘭英要走延安，被娘家擋住，才留在地方上工作。她也常回家來，但每回總是同家人和招財兒淘氣，鬧離婚。一鬧便是好幾年。起先，兩親家還不願傷情，竭力維繫着，後來招財兒丈母也變卦了。出面幫她女兒。這樣，秉仁叔叔着了氣，便在忿怒中答應了離婚。

「就在今年四月，」二哥結束道：「兩家在區上登了記。魏蘭英而今在區上工作，又識了字：因此，一離婚就不知多少人爭她哩。……」

「還爭哩！」父親截斷別人的話，忿憤地插進嘴來：「是秉仁你叔叔，是我，哼，早用臭脚片子踢出門限了。」

「自古『禿子嫁啞巴，西葫蘆配南瓜，』」二哥反駁道：「你單揭別人的短，不說咱『招財兒的不爭氣……』」

「原來不曉得不爭氣，兩家離開二十來里路，上山受苦還瞭見哩。人家大財小禮訂了親，鑼鼓喧天引回來，淘聲鬪氣幾年，搗够蛋了，說一聲『離婚』，登個記，完了。」

大約二哥知道在這種事情上同父親弄不清白的，便不響了。屋裏一陣沉默。我自己出良

時也無話可說，只在腦裏閃着與這事有關的那幾個人的影子。忽然想到二哥在敘述招財兒的事時，却不會提到招財兒自己怎樣的。我便以此問他，雖說仍有些好奇，但却打破了那種不愉快的沉默。

「他會怎麼呢？」二哥笑道：「聽說也打過幾回魏蘭英，可是回回總是魏蘭英打了他一頓。人家問起，他就會憨笑。說：『你婆姨那去了』他說：『誰曉得，大概出門去了。』」有些二混子說：「你婆姨在區上同人家……」他倒樂得笑了，「嘿，管她毬哩，我連自己管不了。」你看……」二哥笑了笑，搖了搖頭。

這時候，有幾家近隣聽到我回來，便有人來看望。又是一陣道好之後，話頭便轉到別處去了。稍後，熱過的油糕端來，衆人謙讓一番，那連後來招財兒的喜糕算進去，統共十二片油糕便在人們的嘴裏大嚼起來。再後，正飯也端上了，大家說話的嘴便更被佔去。

黃昏後，幾家娶親的按照路的遠近，都依次回來了。我們大家一擁而出，擠在大門外面去看。剛剛看了頭一家過去，回到屋裏便聽見第二家的鼓樂聲由遠而近地傳來，於是衆人又湧了出去。故鄉的規例是娶親的一定要在日落以後回來，這樣下轎拜天地之後，「新人」正好在燈光中進入洞房。招財兒家因爲路遠，直至掌燈後好久，方從我家坡底下經過。我們出去一看，好不熱鬧。兩班吹手一齊吹打，鑼鼓喇叭聲震天價響；行進的步伐極

其緩慢，簡直令人懷疑他們是站在路上；前前後後的火把輝煌奪目，映出了山崖，樹木，住宅和我們這些看熱鬧的人的面孔。約莫有十分鐘之久，那行列和火把才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去，但鼓樂聲的旋動仍然刺激着我們的耳膜。

回到屋裏，我說：「燈籠火把，還兩班吹手，秉仁叔叔發財了？爲什麼這樣大擺起來？」

「他發誰的財哩？」二哥笑道：「還不是攆好漢？秉仁叔叔心裏盤算，離婚就離婚，還愁老子沒媳婦？他這麼擺，不是抖富，是給世人和魏家山的親家看的。以咱看嘛，真是何苦。離婚的事咱村裏是頭一樁，別處可不知多少，新社會就說新社會的話，可是秉仁叔叔是古制人，不聽……」

「那他不是破費太大嗎？」

「還說破費？」父親又插上嘴來：「家產盡絕也是痛快，只要氣出的順。」

這樣，便又都沉默起來。大家的看法不同，正如故鄉的一句俗話所說：「琵琶和三錢彈不在一條弦上」，便不如不談還好。

夜間，有許多村人來同我拉話。擠滿了一窩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說着，說來說去，話頭自然會拉到這夜眠前正在進行的招財兒的喜慶上去。他們不僅說東的也有說西的也

有，而且多數人都喜歡說，要是他是秉仁叔叔，他將怎樣怎樣……有些人竟至爲了別人的這樣一件事，互相爭執了起來，賭咒發願，似乎真是自己的事情一樣，弄到面紅耳赤。其中有一個進門要低頭的大漢，前次我出門時，人們都叫他「簞竿」：他們說他在今年春天被選做我們村里的自衛隊隊長，從前的長工，而今同村長一起一變而爲本村的首腦人物了。他紮着綁腿，農民式的棉襖上束了一條皮帶，襪色的灰軍帽底下露出用剃刀和剪子理成的「文明頭」，言詞中適合不適合地夾雜了許多新名詞和新術語。衆人都說他在冬天利用農閒整頓自衛隊，白天派哨，夜裏還要去查，因此忙得很。又說他爲了負責任好說話，已經得到一個新的綽號叫「響炮」了。聽了大家爲招財的事情而爭吵，他便嚷道：

「咱們吵一夜也吵不清楚！你們曉得什麼？秉仁老漢口口聲聲說，魏蘭英離婚，背後還有公家的點子，才真是合住眼睛說瞎話哩！」於是，他開始告訴大家，三月間他到區上去開會，親眼看見區委勸魏蘭英的情形。「區長說：正爲她是公家人，只要能湊活，還是不離婚的好，免得老百姓背後說長道短。魏蘭英表示不行，哭成個淚人，說，這麼着，她寧願回家當老百姓，也要離婚。區長還批評她一頓，說她意識不正……」

「那末，」我父親不信任地歪頭問道：「爲什麼秉仁給我說，她從娘家回來還鬧得這些，從區上回來就越發厲害哩？你說？」

我滿以為響炮被這一問窘住了的，誰知他却立刻頂上一句；

「這事年輕人懂得，你老漢不懂，」響炮說：「從娘家回來，娘老子勸過的；從區上回來，同男同志們一塊慣了，一看見招財兒那樣子，你看氣不氣？」

「對，對，」幾個人同聲說：「這話人能聽下去哩……」

「那末，……」父親又歪起頭來，但瞪了半天，終於說不出什麼來。

「這個不是公家人，」響炮加添道：「聽說是個家里圈大的女子，咱就盼望秉仁老漢給招財兒娶個好媳婦吧，嘿嘿……」

說話中，英兒喘吁吁地跑了回來。他母親說她是「集集趕，會會到，一回不到不熱鬧」的人。的確，他是頂喜歡趕這種熱鬧的一個孩子。譬如這天晚上，他是來來回回地將三家娶親的都跟着看到新人進入洞房，甚至耽誤了晚飯。

「媽，媽，」英兒跑進來叫道：「招財的新媳婦比他還高一頭，兩個并排站着拜天地，我看見了的。新媳婦可胆大，那末多的人，還敢撩起紅布蓋頭，偷看招財兒哩。我看，哼，魏蘭英走了，招財又引得個老妮妮……」說着，搖頭擺尾地抖擻着，表示他的好奇心是如何地被滿足了。

「再敢瞎說，」他的母親瞪了他一眼，申叱道：「割你的舌頭！快嚥吞你的飯去，早

是秉仁你爺受屈得要命，你還……」

「我看見的，又不是捏造，」英兒撅起嘴來反駁着，拿着碗筷便出去了。

屋裏，衆人一陣哄笑之後，反倒不談這事了。我看出每個人都謹慎地約束着自己的舌頭，不使自己說出不合時的話來；因爲秉仁叔叔原是帶着報復心理辦這樁喜事的，而英兒却那樣毫無顧忌地喊出一種不幸的兆頭，誰知事情將如何發展呢？我自己更無話可說，只在腦裏暗自想着新人撩起蓋頭偷着她的行將成爲終身伴侶的那種心理。一個農家姑娘要嫁給一個完全陌生的受苦漢，同他過一輩子，她是何等急於一瞬他的樣子，而這一瞬對她似乎有着一種決定一生命運的意義。但我知道，從前的女孩子多數並無這種勇氣，突破無數隻眼睛的束縛，而做出這樣大胆的舉動。現在，聽說閨女們也常隨在母親的身旁，出現在羣衆大會上，胆子漸漸大了起來。胆子一大，便不免觸犯到舊的規矩，使一些人大驚小怪，像英兒這樣的小孩子也覺得新奇了……

翌晨一清早，便傳來了這喜事的新消息。五叔父照例是在鷄叫以後起去拾糞，早飯時才回來的。他所帶回的消息，說拾糞的和擔水的在路上都談開來了。

事情是這樣，花燭之夜的一切規矩和禮數都做過，新人背上拖的那條髮辮變成腦後的髮髻之後，送入堂客最後也退出洞房，那裏便只留下招財兒和他的新娘婦了。據多數聽

房的年輕人說，這之後不久，那支理應亮到天明的紅燭便熄滅了。「你爲什麼把臘燭弄熄？」聽見招財兒在裏邊問。「我不願看見你，」新人不屑理睬的聲氣說。「爲什麼不願意看見我？」「你是我的仇人。」中間隔過了一陣沉默，才又聽見招財兒遲疑的聲音：「他們說今夜燈不能熄的……」「我就要弄熄它！」「你不對嘛。」「你管我對不對，你管我對不對，你管……」「好厲害，」外邊聽房的人想：「還有沒見面的仇人？」有些村中的二混子和招財兒的表兄弟之類的親戚，一半是鬪笑，一半是氣憤，便同聲喊道：「打！」隨即聽見新人在裏邊也喊，「打！你們是姓×的，都進來打死我！」立刻，裏邊在漆黑一團中扭打成一片，夾雜着招財兒的叫痛聲和新人的哽咽聲。雖然在黑暗中，視覺失去了效用，但那個溫暖的，陳設花紅的洞房里，這時的情景是可以用腦子想像的。聽房的人見事態惡劣，又進不得門，便吆喝了許多已經睡了的人來，這才告一結束。

「這裏，這裏」五叔父指着他的手背和耳後的鬚子，說：「都給招財兒抓稀爛。」說着，連連地搖着頭。

大家聽得瞠目呆口，先還驚奇地笑着，隨後都長長地嘆了口氣。

「旁人看起來，招財兒也實在可憐……」五叔父補充道。

「不是說新媳婦也哭了，爲什麼呢？」我問。

「新媳婦也可憐，」聰明的五叔父點頭道：「也可憐。他們說今早起看見她眼腫得像核桃一樣。……」

「兩個前生沒討得緣分。」二嫂嘆息着。

「唉，秉仁叔你才可憐哩。」父親失神了半天，這才接上來說。

「他是自尋的。」二哥評論道：「一離婚就請起多少媒人，財禮大小不管，要好的。」頂少比魏蘭英臭婊子好一千倍兒！」這是他說過的話。人家要甚給甚，說二十四塊銀洋的訂親禮，有着；說銀手鐲銀項圈，有着；說一匹藍市布，有着。一切的大財小禮都有着，單怕人家不給訂，四月裏離婚，五月裏訂親，六月里就引。硬是衆人勸的，這才耐到年底。我看那麼着就不行，而今的世事，總是弄合適些好，還同舊前一樣哩？同舊前一樣是好了，魏蘭英也離不了婚。」

這一來，大家突地啞然沉默了。

按照喜事的禮數，這天早飯後，先是拜「神主」，事主和親近的族人，按照輩數和男女之別，次第向祖宗的牌位磕頭，一對新人自然也參加在自己的那一輩中。拜完神主，便「見大小」，新郎和新媳婦向近族和親戚，依着輩數的大小磕頭或作揖，而在行禮之後，受禮者要將喜錢放在盤子里，喝一盃酒退去。記得從前行使銅錢和銀洋的時候，放喜錢常

常舉在盤子上空，讓它們掉下去，發出一種鏗鏘之聲，近來改用紙鈔以後，便不知如何做法了。我也極想去看看這場熱鬧，但又不好意思，我家去的，自然只有英兒一個了。

下午，那個昨晚來過的自衛隊隊長「響炮」又來了，他是在那邊五叔家裏給從兄弟派了今晚的哨，叮囑了一些事項之後，順便來我家走了一下。他說秉仁叔叔爲了擇吉日的事竟同懋德爺爺吵了一架。懋德爺爺是我們村中在家的唯一認識字的人，從前，他做過十三年村長，並且是每家的長年顧問，任何事情都須請教於他。但到革命以後，無論誰問到他有關公事的話，他總是搖手而去，一邊連聲說着，「解不開，」或者「不管了。」近年則只是當做買賣的時候寫契約，小孩子生病的時候畫符咒，娶親的時候擇吉日而已。「響炮」說，當秉仁叔叔同他吵起來的時候，他便一拐一拐地急忙走回家去，把他那本包羅了各種契約、符咒、卜卦、時辰、象數……等等式子的「通書」取了來，給所有在場的人看，雖然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一個認識字的人，更不懂日子的好歹了。「我快入土的人了，還有作害旁人的心？」懋德爺爺說着，激動得全身抖擻起來；「響炮」瞪着眼睛，顫抖着頭，向我們比擬着懋德爺爺當時的形容。

「兩個老漢都像小孩一樣，逗得人好笑啊。」響炮最後說。

「秉仁大概是活氣不好，胡猜疑……」父親面色陰暗地說道。

「不識時的人那來的好活氣呢？」二哥插上嘴來。

於是，衆人便把話頭轉到秉仁叔叔的「活氣」上來了。人家說他氣得頭也抬不起來，從早晨起，肚裏連冷水也不會進去，更不說吃東西吧。磕頭的時候，他勉強起來，算是磕了；但臉皮全成了銀青色，彷彿得了什麼猛病一樣……

「招財兒可是不羞也不氣；雖說頸子上抓稀爛，還是一面憨笑……」響炮笑道。

談到招財兒，便又適合了英兒的興趣。他說「見大小」時，應該磕頭的，譬如招財的祖母和母親，招財兒却磁人一樣站着不動；別人連喊：「磕，磕！」他却憨笑道：「自家人還……」而輪到不牌磕頭的平輩親戚時，他却慌忙跪了下去，竟至連磕三頓……

「可好笑哩，」英兒搖頭搖腦地說：「笑得人肚子疼。」

「你就是那樣！」他母親皺起眉毛瞅了他一眼。

「看的人全笑哩，又不是我一個……」英兒不服氣地說：「什麼都是我不對。」

突然，院子就響起一個老婆婆大嗓子說笑的聲音，隨即推門而入，一看是三寡婦。我還認得她，是因爲不僅在我們村中，甚至在周圍二三十里以內，她也是一個著名人物。她生過六個兒子，却都活不在一起，分另了；她現在同一個小女兒單獨過活着。這老婆子很有本領，會接生，會針灸，常攬工紡紗，也常搬弄是非；因爲整天「串門子」，消息是頂

靈通的，無論誰家有點拌嘴的事，她都清楚底細。然而，超乎這一切之上，她還是一個出色的媒婆，故鄉的親事由她撮合而成的，正不知多少。現在，她說是五嬖子眼痛，她早在那兒用針扎過，完了順便來看我一下。她進來見我們談着招財兒的喜事，便禁不住地顯出絕大的興趣。

「剛才我還同你們的婆姨們說了半天，」她大聲嚷道：「招財兒的親事，幸虧我沒沾邊。今早起，新媳婦要送人堂客把媒人叫到新房裏，說：『明兒到我媽家裏來，我同你有話。』」天爺爺，又少了淘一頓氣着？我老婆子對天發誓，從今以後再不說媒了。兩口子過得砂糖一樣，就忘記媒人了；兩口子吵嘴拌舌，就記起誰說的媒。往後開得沒事，我不會多紡幾斤棉花？掉得幾尺花布，給七女穿上，長大尋個好女婿……

她這一陣嘮叨，惹得衆人大笑不已。

「三寡婦，一響炮即險地說：『說一回媒一頭豬頭，十六個爛雞……』」

「呸！三寡婦稠稠地吐了一口唾沫，說：『吃够了。而今的人時興什麼『自由啦』，『戀愛啦』，咱老婆子家，曉得她們的心事？你不聽說：『自由好乾膩也吧，女婿風流窮也吧』？……』」

「够了，够了，」父親厭惡地制止道：「人家拉正話，看你……」

「拉正話，」三寡婦神速地改變了臉色，說：「你們說新媳婦爲什麼在新房裏打招財兒的？」

「爲什麼？」幾個人同聲問，希望這消息靈通者有更新鮮的貢獻。

「我怎麼說哩？」三寡婦遲疑一下，繼續道：「對，這麼的。七月里招財兒，雙喜兒和狗娃三個一搭裏趕集，路過招財兒新丈人家的村里，不知怎麼叫這媳婦曉得了。大概是鄰家有個小女兒，說認得咱村里的人，兩個就在大門外面的磨盤上坐下做針線，直等了一天，要看一下女婿，天臨黑時，他們三個才過來了。那小女兒可認不得招財兒，狗娃倒認得這媳婦。他聽見上面小女兒說：『這就是廟村的人。』知道她們的意思，就把前面走的雙喜兒（你們曉得，他又高又大，五官也端正）當成招財兒，說：『招財兒，慢些走，沒盤費了？』雙喜兒這小子心眼也滿稠，也把自己當成招財兒，返身就說：『不是我走得快，是你們長些狗腿，太短了！』這媳婦喜得忍不住，嗤地一笑就跑，一溜就回院子裏去了。誰曉得過門一看，女婿才是走在頂後邊的那個三尺鬼，吊眼子。你看氣不氣？……」

「哼，」父親冷漠地說道：「實在會認，實在會認！」

「哼，」三寡婦翻起眼白來，說：「誰認是四條腿拉尾巴的！我老婆子六個兒一個女，外面是青天紅日頭，我敢咬口人家，不怕報應……」

「你的賭咒，我曉得，比喝涼水還容易。」父親說着，輕蔑地抿了嘴。忽然院裏響着「快來看，快來看」，衆人都蜂擁了出去。

坡道上是招財兒和他的新媳婦「回門」起身了。回門是娶親的第二日兩人一起去拜家。送人堂客騎着毛驢走在前邊，新人在後，我這才遠遠地看見大家傳說的「新娘」五短身材，圓方的臉；擦着粉，抹着胭脂；紅緞襖，藍綢裙，在在反映着鮮艷的陽光。她在毛驢上自不斜睨的搖擺着，因為遠了一點，我看不出她的表情；但我却多事地想她的心情——那種一個人陷入如此境地的心情……

隨後走過去穿長袍短褂的招財兒和帶回門的人。

「好事不出門，壞事千里聞。」故鄉的諺語說。

的確。招財兒在丈人家裏所鬧的一些笑話，兩天內傳到我們村裏來，變成大家談笑的話。我不是說笑話，這裏便不提了。不出一般人的預料，聽說那媒人並未到新媳婦的娘裏去，他大約知道去是沒有好下場的。招財兒的丈母娘抱怨她的老伙伴，說他爲了禮以把女兒納進黃河裏去。又聽說那老漢一勁兒噙着煙鍋，一言不發。雖說新媳婦哭哭，死不再回家裏來；但在她父親的百般威嚇，和他母親甚至用眼淚規勸和哄騙之下，天之後，終於還是同招財兒一起被送回家來了。

回來便過新年，倒沒聽得什麼變故。新年一過，初一初二便聽說他們又打架了，自然這打架是並無什麼是非可論，簡直只是要打而已。以後衆人也聽膩了，因為他們的打架幾乎沒有間日的時候。說到這點，招財兒真傻。他總是先擺出一副兇樣子，有一回竟將捆莊稼的麻繩擰起來，有、胳膊粗，浸在水盆裏，站着叫罵他的新媳婦，聲稱這叫做水蘸麻繩，將打死她在地上。無奈這傢俱泡製好之後，却握在新媳婦的手裏，打得他哭叫不得，以至後來使他不敢再同她睡在一起，要求仍然睡在娘老子炕上。

「這還了得！」秉仁叔叔叫道：「走！我送你睡去！」

初五過後，我又要起身出門。就在初五日晚上，聽說秉仁叔叔拿了一根頂籬笆用的木棍，去送招財兒睡覺，嘴裏還不乾淨，臭罵着女人和世道。也許是新媳婦被嚇住了，沒敢動靜，只是略帶譏刺的說：「是他不來，還是我不要他？擺出這個陣勢？……」好大功夫，兩人在屋裏靜悄悄地，誰也不理誰。突然間，不知怎麼一下，便又打了起來。誰知秉仁叔叔等在門外偷聽着，這時便破門而入，只見那頂籬笆的棍子落在新媳婦的臀部，發出沉重的聲音和女人悽慘的哭聲。打完，知道這夜不會再鬧了，秉仁叔叔便帶着恨消之後的輕鬆去睡了覺。招財兒睡在炕上，新媳婦却靠炕沿立着，啼哭着。終於，在招財的鼾聲中，她收拾了一個包袱，拄了頂門的棍子，拐着腿星夜時分出走了……翌晨，人門從各種形

跡中，看出他是這樣走的，却摸不清他的去向。有人猜疑她尋娘家去了，也有人認為她大有可能去區上進香。但以各種材料判斷，村中多數人一致認為：像舊社會的女人一樣去尋覓覓，說明顯些，便是投井或者跳河，那是絕沒有可能的了；因為現在連小腳婆姨也會找到說理的地方——政府辦公的所在……

初六的早晨，我只聽到這些，便匆促首途了。這喜事的結局，我至今還無從知道，因為我家給我的信，父親總是請慈德爺爺寫的，從來不提閒事。

（一九四二年十月蓋家坪）

土地的儿子

這一天，鄉村里所有的人都忙着準備過年了。男子漢掃院，担水，貼對聯，糊燈籠，以及按照舊習慣上墳去給祖宗燒香紙，和酬謝這一年內特別幫助過自己的人，譬如生病時人家用土法治好了，買地時人家當「說合」或「代書」……等々。婆姨們則只是準備除夕的夜飯和大年初一早晨的餃子餡。鄉長一清早就提着他應得的那份區上分來的群眾慰勞政府的豬肉，回他離鄉政府三里路的家里去了。我也沒有什麼工作要做。慰勞駐軍的物品三天以前已經送進城了，至於給本鄉的抗屬送「年茶飯」的事，今年因爲一天的時間有限，人又特別忙，所以大家一致決議按照行政村各自進行去了。這樣，我們住在鄉政府也不過做東西，吃東西而已……

晌午過了一會兒，院子里忽然有人叫道：

「老劉！老劉！老劉在不在？」

我答應了一聲，聽見門外放下一根什麼棍子的聲音，那人就進窰來了。這是李家嶺的李孝三，他滿面笑容使得兩腮巴的鬍子像鳥翅膀一樣展開來，手裏提着一個柳條小筐，筐裏放了約莫有十幾個白麪饅頭。他進窰就把提的東西放在桌上，然後從他半舊的羊皮襖下邊的懷里，掏出來一根不足一尺長的寒儉的煙鍋，笑也笑地伸進一個十分骯髒的煙布袋里，裝起旱煙來了。

「鄉長回家了？」他笑問。

「回家了，」我說：「你來做個甚？」

李老三一邊含含糊糊地說他不做什麼事，一邊就從風箱上抽了一根高粱桿，從灶火里燃着，吃煙去了。我做出準備和他拉半天閒話的樣子，等待他開言。

老漢嚼着他的煙鍋，不忙不迫地，點驗似地依次察看着零亂地擺在鍋台上和石床上的豬肉，豆腐，豆芽，粉條和活白菜……他看着看着，就轉過來，好像十分懷疑似地問道：

「過年用的，樣樣都有了？」

「有了，」我說：「一樣也不短少……」

「我看還短一樣，」老漢用玩笑的態度說。說着就把煙鍋放在桌上，從小筐里把饅頭

統令拿出來放在石床上。

我阻止着他，說我已經有了足夠的錢令，妻從豎櫃里端出滿令一木盤來給他證明；但這都不能使他停止。於是他從小筐里往出拿，我從石床上往進放，四隻手攪成一團。他搶不過我；我把錢令統令放進去以後，他來不及再拿，就把小筐重新放在桌上了。

李老三好像認真地生氣起來了，拿起煙鍋，習慣地蹲在脚地上。

「我是和你逗笑哩麼，」他在蓬亂的鬍子中間喃令地說：「老實是爲你們沒有？毛主席提倡得連咱這號人也有辦法了，還能叫公家人短少下甚？……這幾個錢令給你們，你是嫌寡儉哩？可是多少總是我的個心嚟！……」

我清楚這個老漢的一點情形，他的「辦法」並不見得很大。舊社會他是一個手藝低劣的石匠，還專門偷人家的莊稼；就是說他是那種「無田地學手藝」的人們之一，手藝既不是以養家，就靠做賊過日子了。新社會轉變了，這幾年去南路做工，生活雖然好了許多，但在兩月以前徵糧的時候，還是一個免徵戶。討論到他名下，評議會的意見說：他既然不偷莊稼，日子過得再好點，也不要他分担公糧，政府自然採納這個意見。現在他所說的有辦法，不過是比較着說而已。

我不能收他的東西。不錯，鄉政府駐地附近的農戶給我們送來許多過年吃的東西，但

像李老三這樣的人，全鄉群眾都念他過去的可憐，不要他負擔一點公糧，我們鄉政府能收下他這許多錢嗎？

「我們不能收你的東西，老三，你忙着，就早些回去。」我婉勸他。

「又不是給你一個人的，這……」他堅持說：「這還有鄉長的哩！」

「那你就送到鄉長家里去，好吧？」我提議說；但是李老三却同我爭辯起來了。

「我爲甚要送到鄉長家里？」他執拗地說：「這是給政府的嘍！」

「你爲什麼要給政府送呢？」

「你不要問爲甚，老劉！」李老三狡黠地眯着眼，笑着。

我突然想起他送禮的唯一可能的原因了。

「假如是爲了差叫你出公糧，李老三，」我鄭重地說：「你不是送禮，而是破壞政府的名譽！人家會說：『對了，給政府送點人情吧，送了可以不出公糧！』你說我們給人家怎麼能解釋吧？你說！」

「老劉，」李老三也激動起來了。他站起來指着門外，說：「外頭太陽紅火一樣，我李老三不敢虛說：要是爲了公糧，叫我全家不要過這個年就死乾淨，怎着哩？……」

他說着，神情十分緊張，眼睛圓瞪起來，好像那兩顆眼珠子要迸跳出來一樣。這倒使

我莫明其妙了。

「那你是爲了什麼呢？」我問。

老漢蹲在脚地上，低垂下頭去不作聲了。他噙着煙鍋，間忽從烟子中間放出一口一口的煙霧，沉思默想起來。看樣子，一種不被了解的苦衷沉重地壓倒了他。半晌，他才抬起頭來，忽然在滿佈皺紋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然後羞赧地，猶豫地，帶點試探的口氣，低聲說：

「我今冬買了三畝地……」

「哈哈！」我禁不住笑了，「你買了地，政府又不是說合，也沒寫約，蓋了個圖記，就要吃你的酬勞？」

「老劉，」李老三站起來，眼睛濕漉漉的，聲音也有點顫抖地說：「你是個明白人嘛，有說合有代書就能買起地嗎？沒咱的新政府，不說我手上吧，就是我孫子手上也買不起一鞋底大的一點地！」老漢說着，感奮地全身都要痙攣起來了……

這樣看來，我是不能不接受他這份情誼了。

我們吃着李老三的饅饅，便由不得想起他的過去來。

李老三弟兄三個。老大年輕時曾攬長工，三十歲上下的時候，婆姨和娃兒同時驟然死於傷寒以後，看見無力重新組織一個家庭，才跑到西路的寧夏一帶謀生去了。老二原是一家地主的租戶，還可以勉強過活；却被光緒二十六年的飢饉的大浪潮沖向東路的山西。他們都是一去不復返，而現在是否還在人世，就沒有人能夠說的了。

李老三，同他的哥兒們一樣，除了一個婆姨之外，沒有從他的父親得到任何東西，而這三個婆姨還是用三個姊妹的代價換取的。各人住的僅有的一個土窖，則是自己修整的。所以老漢在世時常々喟嘆說：「『賣鞋婆姨赤脚跑』，咱當了一輩子石匠，連咱住的一個石窖也沒砌起……」也因爲這點，他不教老大和老二學石匠。「靠山的吃山，挨河的搬船，」他說：「還是種莊稼的好。」取過媳婦就都分另出去。只有老三年紀小，同他住一塊，跟他做活。但不到幾年，老漢就嘔氣了。

父親死後，李老三一天比一天深陷到苦難的深淵里。種地吧？沒有土地；攬工吧？沒有主家願意僱用這個不會受苦的人。做石匠吧？誰用他這個半瓶醋的石匠呢？村里有一個

公共石場，凡是李姓的居民，都有權利在那里打石頭。李老三起先就在這個石場里打石板賣——鍋台石，炕欄石，鋪地石，窰簷石，房頂石，倉石，石床……等々。生意不好，因為顧主不多，而且不經常。當時李老三一家人的生活可憐到這步田地，以至於在坡底下的垃圾堆里去翻揀別人丟掉的白菜葉子。冬天穿着單褲子太冷，就把破棉被齊腰裹上去，遠看起來，好像他穿着棉袍。

李老三漸漸開始賭博了。當然他是完全沒有本錢的，過年前後，他口袋裏裝着飯碗片，自己用手去拍拍，說：「不要怕咱沒錢，怕你們贏不了吧！」碗片發出銅子似的聲音，迷惑了同村的賭徒。他也常去趕廟會，上大賭場。這時他的本錢是用紅布包着蘿蔔片冒充的銀元了。他偶然贏了很多，就沾沾自喜地帶回家去量米買布。可是輸了就倒霉，讓別人盡情盡意地臭罵一頓，甚至被那些流氓成性的賭棍們使勁地抓住他的領口，服々貼々揍他一頓，或拉了他遊廟示衆，說：「這是石匠老李的壞種子，空手騙人！」這種冒險沒有持久，他就在村里村外的任何賭場上都蹲不下去了，永遠變成一個站在圈外伸長頸子的旁觀者……

可是他又開始了另一種冒險。起先，他偷指本村和隣村人收割在地里的莊稼，這里一把，那里一捆，總不在一處偷得太多，避免物主的追究。但不久也就被人識破了，在一次

贖物被搜出之後，只要有人發現自己的莊稼失盜，就氣凶凶地第一個去找李老三。這以後他很少敢偷本村的莊稼。他開始遠行，一夜的工夫，遠至來回五六十里路程。但是有一次他又倒了霉。他在二十五里遠處偷了一個混名叫「砍刀」的富農的莊稼，砍刀率領他的幾個「將門之子」堅決地，仔細地搜索踪跡，終於搜索到李家嶺來了。砍刀就向村頭走了交涉，要求逐戶搜檢。李老三被檢舉出來了。凶殘的砍刀和他的幾個虎狼兒子，就把李老三吊在他自己的方口土窖門上，差一點沒有打死；過了四個月後，村人看見他還是扶着棍子走路。

雖然如此，李老三過着這種冒險生活，一直到新社會。

民國二十九年的夏天，李老三的隣居李能貴家收割在場里的麥子，失盜了四捆。失主根據「賊要賊捉」的論據，硬問李老三要，逼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哭哭啼啼跑到新社會的鄉政府來。

「人常說：捉賊要賊啦，捉姦要雙啦，」李老三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訴道：「咱多少年不拿本村的一梗莊稼了呀！舊前吧，咱進場偷過雜的？這不是虧心事？鄉長老人家……」

鄉長使他放了心。他向他表明新社會實事求是的意思，說一切盜案雖然不許施刑拷

打，但也有法子查得水落石出，而漸漸使新社會完全沒有賊盜。因此希望他改邪歸正，並且既往不咎。鄉長甚至委婉曲折地告訴他：他過去三十年內所做的壞事，應該由舊社會負責，直說得李老三禁不住悲愴的回憶，老淚重新橫流起來了。鄉長轉來安慰着他，向他建議以一個石匠，到南路去做工。

「你曉得咱本領不強呀，鄉長……」李老三用紅腫的眼睛望着鄉長。

「新社會有大本領，使多大本領，」鄉長說：「你到南路保管你上了咱公家的工程就是了……」

李老三沉思起來了。好像受審的犯人一樣，他謙恭地呆立在桌旁，弄着他那沾滿了眼淚和鼻涕的骯髒的手指。半晌，他才重新抬起頭來，胆怯地偷看着鄉長的臉色，央求道：

「好鄉長老人家，我不到南路去？」

「爲甚？」鄉長奇怪了：「還想盛在家里偷人？」

「鄉長，你還不曉得嗎？我大哥走西路，影無影，蹤無蹤；我二哥走東路，誰知道是怎個下場。我爸三個兒，兩個連骨襯也不知鑽到那里了，我而今實在沒胆量走南路……」說着扭住他的一條一絡的爛袖口，擦着他的眼淚。

鄉長又要像安慰娃兒一樣安慰這個老漢了。他告訴他那是舊社會的事情，新社會會怎麼

還會有那樣的悲慘呢？而且他的哥々們是在怎樣的不幸中離鄉背井的，他現在又是怎樣去做工……

「你回去打聽一下南路的情形，」鄉長最後說，「願意去的話，朝農會借上幾塊錢，安家，做路費，我給你當保人……」

半月以後，李老三喜眉笑眼地到鄉政府割路條來了。他說他打聽得一清二楚，到南路去有辦法。

七個月以後，也是過年的時候，李老三從南路回來了。他穿戴了一頂半舊的毡軍帽和一件灰軍褲。因為有人懷疑這兩樣東西的來源，他便說明這是一個機關的管理員在一天深夜里聽了他的不幸的故事，受感動而送給他的。他的臉色肥潤了許多，同走時幾乎是兩個李老三；而且他帶回了一些錢，那回過年是他出生以來過得最好的一次。第二年他又去，第三年並且帶着他的大兒子一起去。第四年以至第五年冬天回來以後，他就買了尙二財主的三畝地，恰好這地又是他父親賣給尙老財主的。每畝地價一石四斗五升小米，合計是四石三斗五升。「爛皮襖裏珍珠，」——成爲本鄉轟動一時的事件了。

年初二早飯後，鄉長和我就到李家嶮去了。本鄉的三個小學教員領導的秧歌隊，這一天開始在李家嶮出演。秧歌隊有兩個根據本鄉的事實創作的節目，其一是一「馬家渠掏穀槎」，其二就是一「李老三翻身」。

在通到李家嶮的河溝里，我們恰巧碰到李老三本人，他的兩個十六歲以下的兒子跟在他的後邊。在他們中間夾雜着三隻綿羊，沿途匆忙地伸出頸子去，咬一兩口可憐的枯草。老漢背上揹着半毛口袋糞，胳膊上掛着一把鐮頭。背上的重負使這個年過五十的人腰彎如弓地走着，加之頭頂上已經暖起來的初春的陽光照晒，他的臉上幾乎是汗流成渠了。二兒子拿着一把小鐮頭，在中間趕着綿羊；大兒子在後邊揹着滿筐一袋條簍子狗糞。看見我們迎面走來的時候，他們也休息下來了。

「你二位過年好？高陞，高陞！」李老三用布腰帶的頭子摸去了臉上的汗水，向我們賀年說。

「你好，發財，發財！」鄉長用玩笑的口氣回覆他。

按照這里農村的習慣，在剛一過年的時候，很少開始勞動的人。人們在這幾天請客和赴宴，看親戚和招待親戚，看秧歌和鬥紙牌……特別是對於娃兒們，這是他們一年之中最快活的時節。而李老三却帶着他們上地了。

「連過年也不熱鬧熱鬧？」我疑惑地問他：「你老漢也許過時了，可是這兩個娃兒聽見鑼鼓的聲音，不着急嗎？」

李老三略現不安地轉臉來看兩個兒子的表情。

「咱能和人家比，」大兒子不自然地對我說。

「對着哩！」老漢對於兒子的表示十分滿意地裂嘴笑着，分表道：「而今在天堂上過日子了，老劉！這會沾毛主席的光，買了三坳地，有自己的一點灘子了；舊前想下點苦往那里下呢？我盤算正好勞動了。不怕你二位嗤笑嚟，年初一早起還拾糞哩。正好拾，手不稠。糞是好東西，俗話說的好：『人勤不如地近，地近不如上糞，』一買得這兩頭地，一坳要頂旁人的兩坳，才看過了日子過不了哩。冬天從南路回來，我打定主意要買地，就買了三隻綿羊，心里就是想積點糞。反正二小子大了，能放羊了……」

這個幾代沒有土地，不得不偷別人的莊稼的老漢，盡情的表露他對自己土地的熱愛，和對莊稼的醉心的佈置。

「那末，」我停了一會，問：「那三坳地用得着你父子兩個嗎？你就不走南路了？」

「三坳頂六坳，」鄉長揮言說：「你不看地價？普通地的兩倍哩！聽說崖々畔々也能修出一坳來……」

「那里！」李老三堅決地否認道：「崖畔修出來，五畝地有。你不要聽村是那些人瞎宣傳，鄉長。南路，我等耕種完了還去哩。這個小子不去了……」他指着大兒子說：「十六了，學得種地去吧！我還是我爸的主意，有人要，我還當我的石匠，娃們在家裏囤莊稼去吧。唔……大女兒定親給人家了，財禮給大小子換得個媳婦。今年要是地裏收得够吃，我想睜得就給他取哩。」說着，好像後悔了一樣，轉來叮囑道：「你們是咱政府的人，我想起甚說甚，可千萬不要說出去呀，做不到人家不笑話嗎？嘿……」

幸福家庭的憧憬使這個老漢的臉上閃起光來，顯示着父親在舊社會一輩子沒有達到的願望他在新社會的幾年中就達到了而引起的欣喜和滿足。

順濤傳來了李家嶮響起的鑼鼓聲，使我想起了今天秧歌的一項節目就是李老三的故事。

我問：

「你不去看看嗎？有你的故事上場哩……」

「我聽說來，」李老三帶點不大自然的神情，說：「那些年輕的先生們胡謔，有些硬是無中生有……」

我說：「編戲勸世人，有什麼關係？」

「嘻嘻，沒關係。走！」他給兒子們打着招呼，揹起糞袋子就走了。

我們到李家驗時，秧歌已經開始了。他們在擁擠的人群中間，從前頭扭到村後頭，最後在小學校的寬敞的院子里出演了秧歌劇。院子里擁擠得水洩不通，密頂上和圍牆上都七高八低地排滿了人。人群中間閃爍着婆姨們和娃兒們花紅柳綠的衣裳。有些年輕人甚至攀登在大門外邊一株古槐的枝椏上。因為他們的重壓和搖撼，一個喜鵲窠被折散了，零亂地撒落在地上。看起來很少人願意錯過這個良機，連一些年邁的只能聽到湊在耳朵上大聲噉叫的話的老漢，也扶着棍子轉彎摸角地到小學校來了。

「你做甚來了？能聽見嗎？」我問一個七十多歲的拐老漢說。

「我聽不見，可是站近一點，我能看見。」拐老漢沒有牙齒的嘴里嚙嚙着回答：「我聽說把三娃的故事編成戲了。」他還叫着他的奶名。

「李老三翻身」是這天的最後一個節目。因為是群眾自編，自唱的，並且是取材於當地的事實而編演的東西，所以特別富於吸引力。可惜有個缺點必須指出：就是扮李老三的興旺兒素以滑稽著稱，他太偏重於動作上的小趣味，致使故事的悲愴氣氛被模糊了一點，觀眾不時暴發的哄笑即是證明。為此，除了向教員們提出意見之外，在收場以後，我以鄉文書的資格，站在冬天壓葡萄的土堆上，講了幾句話。

「老鄉們，」我盡嗓子地高聲說：「你們有了這齣戲，不要只管笑啊！我聽了李老三

提起他的舊事，就由不得潸眼淚。我看舊社會大家和李老三也差不多。他沒地，你們有多少人家不租種旁人的地呢？你們交過租穀够吃不够？你們辦紅白事，過年，不朝財主借債行嗎？新社會你們多少人買地了？多少人贖地了？你們過年還朝財主借債不借了？你們而今年過得怎樣呢？你們算過沒有？……」

「誰算哩？」我旁邊的一個斜眼的老漢眯起他的斜眼，好像抱歉地笑了笑說：「我們一滿瞎活着，不會寫，不會算……」

「我算了一下。」

「報告一下，老劉！」窰頂上有一個咕噪聲的聲音叫道。

「大家願意聽嗎？」

「願意，願意……」亂七八糟的聲音從四面八方朝我襲來。

我從口袋裏掏出筆記本，報告道：

「你們李家嶮九十六戶人家，舊社會就有八十一戶窮人——貧農，佃農，雇農和匠人。新社會剛今五年的光景，你們這八十一戶人家買了多少地呀？二百五十六垧半！贖了多少地呀？一百零三垧！其中有七戶而今都成了中農了。有十五戶舊前連一垧地都沒有，而今有了三垧五垧不等，還有十垧的哩……」

「誰够十垧地了？」有一個人頸子一歪，驚奇地截斷了我的話。

「李發成不是嘛？」另一個人深表不滿地說：「你不能等老劉說完嗎？你——？」

「你們合作社的主任告訴我的，」我翻到筆記本的另一頁上，繼續說：「過年光合作社賣了五斤十二兩胡椒，三斤四兩茴香……坡里集上賣的還不算！你們做什麼用這麼多的調和呀？」

「我們過年吃了，老劉！」人群中一個年約四十上下，戴羊皮帽子的農民伸出頭來，鄭重其事地聲明道：「你剛才還報告我們買地，又不是不曉得？我們有辦法了，過年吃肉不要調和嗎？」

這最後一句話引起了一片哄笑聲。但隨即被從什麼地方喊起的口號聲壓倒了。

「舊社會活不成，新社會救咱們！」

「共產黨給咱們好日子過的！」

「學習李老三，務正生產吧！」

秧歌結束以後，只有對山的尖頂上還照着點通紅的夕陽。這時恰巧李老三父子三人也回來了，每人揹一背從山崖上砍來的柴，那些野生植物的枝條雖被繩子束着，還是蓬鬆得比他們高出幾尺。他的二小子趕着那三隻吃飽了的綿羊……

元宵節後三天，鄉長和我在鄉政府的辦公密里核算着全鄉植棉的坵數，和需要向外購買棉籽的數量。剛今計算完畢，就聽見兩個人吵嚷的聲音，由遠而近的傳來，吵聲到了鄉政府院裡，爭執的雙方就推開密門進來了，後面跟了一大群看熱鬧的閒人，其中多數是娃娃。又是李老三！他帶着他常帶的好像他身體的一部分似的鋸頭，臉孔上，衣服上和頭巾上，蓋滿了一層灰塵。同他爭執的是胡家窪的胡禿子，手里拿了送糞趕毛驢的鞭子，顯出他的怒不可遏的樣子。

「李老三！」胡禿子進門就暴叫起來了，「你要賒得多買兩坵，才是個正經辦法；指望邊畔估人家的一點點，頂毬哩！」

「對！」李老三並不示弱，扯下他的頭巾，抖擻了兩下灰土，然後使勁地擦了擦臉，說：「你說你的有理，我說我的沒理！你要搶先說嘛，你就說完是……新社會又虧不住人的心理。要是舊社會，啊呀！我怕我就是五十三的陽壽了！你們弟兄三個後生，我個死老漢，看我今兒在那地裡爬起爬不起吧！」

「我們打過誰？啊？你點起名字，我們打過誰？」

「不敢打誰？不想打？像老子好手好腳，會種地，沒給人家去過路？」

「他在前頭？點吧！頂不上你李老三還算人？」

「這是打架的地方嗎？你們？」鄉長制止着吵嚷的雙方，因為這道吵嚷是愈來愈惡，愈遠了。等他們停止了吵嚷，鄉長才轉來把那群瘋瘋子一樣的娃娃們哄走了。

我們听取雙方的控訴，綜合起來，是這麼回事——

原來李老三所買的那三塊地，和胡禿子的地毗連，一上一下，中間隔着約莫三丈高的一個山崖。不知在多少年以前，山洪在崖中間沖開了一個角落，按照陝北的土音，人們叫做「圪楞」。這個圪楞愈來愈擴大，以至於變成一塊可耕的土地；雖然像許多圪楞一樣，陡峭的站不住耕驢。根據年紀最長的老漢們的記憶，它在李老三的祖父時代，是屬於崖下邊土地的一部分；但在出賣給尙老財主以後，就休耕了。民國三十一年春天，當生產運動蓬勃開展，在不許有一寸土地荒棄的口號下，胡禿子就把這個圪楞開了荒，到現在已經種過三年了。混名叫做「瘦人」的尙二財主，自從與其兄弟們分得這段土地一直至出賣了它為止，連一次也沒有去過。夥子們不清楚底細，也沒告訴他們的主家；當然胡禿子就把它當做自己的地一年二年種下去了。的確，單看地形，沒有一個人可以肯定它是屬於上邊，還是下邊——上下都隔着不到一人高的一段崖壁；而幾次流轉的契約上，只寫着沿

用了世世代代的「崖高一丈，上下五尺」的公式，意思是均分山崖。上邊的地主人拍畔和
下邊的地主人溜崖和斬崖，都只能以半崖爲限，並沒有提及那個吃虧如何如何。李
老三買到這段地以後，有人就告訴了他這個吃虧的故事；他在通過瘦人之後，就把吃虧下
端的地畔斬倒，一勞永逸地使它和自己的土地連成一片。這引起一場激烈的爭執，但狡猾
的胡禿子沒有賴得過去。李家嶮的群眾，特別是瘦人的兩個夥子的有力的佐證，幫助了李
老三，結果胡禿子在群眾面前丟臉不淺，只好含糊其詞地以聽了父親的話，來掩飾他的窘
迫。糟糕的是李老三在這次糾紛以後不久，在一次溜崖的時候，上邊的地畔塌下來一絡，
這就發生了現在的問題。胡禿子和他兄弟們這一天去送糞，一經發現，就大嚷特嚷，幾乎
是一路牽着李老三的破腰帶，來到鄉政府的……

「怪不得！」禿子氣憤地說：「你一正月搨把繃頭，在那三坳地里刨！你在斬我的地
哩嘛！你？」

「誰家孫子斬你的地！」李老三賭神發咒地說：「我倒運。我不曉得冬里地凍開裂
子，一溜，上頭就塌下來了。你說我故意斬你的地？哎，鄉長文書，你二位上地看一看，
看我是一道崖全溜了，還是光溜了塌下來的那一塊？還有，鄉長文書，冬里凍開裂子，春
起消得自己塌下來的少？……」

「會說！會說！」胡秃子鄙視地擡着鼻子，「人家說你改邪歸正哩，我也當你改邪歸正哩。哎，好吃屎的常往茅坑里鑽！你一年斬上一綹，過幾年我那段地不全成你的了？」

「曉得我那個圪塹沒讓你，惹下了……」

「嘔！嘔心！」胡秃子氣餒萬丈地朝脚地唾了一口，說：「弄清白是人家的，三個圪塹也看不下！我們不指望偷人佔人過日子！」

胡秃子這一下就把李老三頂得一聲也不响了，只好用眼睛向鄉長和我求援。對手却開始盛氣凌人地盡情揭短了。

「你乍來不是想點舊前的？」胡秃子奚落地笑了笑，問：「你那年偷了我的南瓜，補賊了沒？嗯？……」

「那一年？」我有點看不過眼的插嘴問。

「我看，那是……」胡秃子看見我的臉色沉下來，氣炎一下子消斂了，爲了掩飾他的臉孔的惶惑，他仰起頭來看看窰頂，裝出回憶的樣子，最後含糊地說：「那是民國二十三年四年的事……」

「那末，我們這裡是保甲辦公處嗎？還是鄉政府呢？」

「嘿……」胡秃子更加惶惑地佯笑着。

我清楚胡秃子這一套，爲了佔得一點小便宜，有時就有點不大體面。新社會的幾年來，他表現了極難進步；還是一貫用舊腦筋想新問題，因此說話與做事常常和羣衆發生矛盾。

兩三年來，我們解決了不下百件的地界糾紛，原因是土地在從地主手中租種的時候，佃戶沒有人願意化工夫去修整土地；而當有了保障佃權的法令，特別是一經買到自己手里，都修整起來了。但現在這件事却有點麻煩。雙方的理由都有些可能的真實，而李老三則處於劣勢地位；第一，因爲他過去不名譽的歷史，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他是蓄意斬倒別人的的一緒土地；第二，即使他所說的是事實，就是說因爲解凍而塌了下來，但這與斬了下來有什麼不同的痕跡呢？我看土地查驗也是徒然的。而且胡秃子只要自己是有理的一方，那就會像老牛一樣固執。

「那末，你看怎麼辦呢？」鄉長問胡秃子。

「我看……」胡秃子躊躇了一下，堅決地說：「他李老三既可以斬下去，就可以給我拍起來！看他以後再敢斬人家的地不拍了？」

「那要去檢查！」鄉長肯定地說：「檢查以後，還要看應不應拍，能不能拍！」

「對對對……」

「對對對……」

雙方都不弱，說着就做出要起身的樣子。李老三剛拿起他的鐵頭，胡禿子已經跨出門限了。鄉長却遲疑着，看着我。

「我去，」我說：「你到合作社去籌備的事。」

鄉長同意了，我們就起來。三個人一路不說一句話，一口氣走到糾紛所在的地方——葫芦崙。

不錯，李老三把一道崖齊半中腰溜得一乾二淨，有些地方，其整潔遠非他那個被烟熏得頂黑的窯壁可比。看來他是用石匠的精心在修整他的這段十分有限的土地。地面上披滿了一層從崖上溜下來的黃土，新土在陽光下放著金黃色的光彩。李老三向我解釋，這樣既可以擴大耕地面積，又可以肥土，幾乎頂上糞。我在雙方指點下，從崖下和畔上察看了一番。啊，真巧！在場下去一綫地畔的上邊約莫二尺的地方，還有一個裂縫，寬約一指的長度。我深々地彎下腰去，察看裂縫的痕跡新舊。真巧！裂縫里夾着去冬被風吹進去的積雪，因為照不進陽光，最深處的積雪至今尚未融消。這就是見李老三是個誠實的人，他沒有撒謊。

李老三抱怨着自己，使勁在自己頭上打了一巴掌，說：「連看一下裂子新舊也想不

起，咱還和人家駁過嘴？」

胡秃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好像這一巴掌打在他的臉上。

「李老三用不着給你拍畔了吧？」我問胡秃子。

「我起了火，沒看清楚。老劉，反正和李老三做地隣家，沾不了光……」秃子紅着臉說着，就拿着他的鞭子走了。

「呸！我倒沾了你的光！」李老三這才胆壯起來，敢朝胡秃子的背影唾他一口。

胡秃子走後，李老三給我指點他半個正月的工作。二十一堆糞送好了，爲了防止被山風吹散，上面蓋了一層黃土，然後小心地用腳踏結實了。去年被山洪沖開的水渠填起來，然後每隔十步，打一個貯水的窖子。崖，溜的溜了，斬的斬了。現在是只等着驚蟄節一到，就要開始耕種了。

「苦不枉受，地不瞞人，公家提倡的好！」李老三欣賞着自己的成績，不禁樂得謎縫起眼來。但是一忽兒臉色又陰沉下去了：「十幾歲上娘老子撩下，誰再像這幾年公家和衆人這麼照應咱來？不是農會的話，這個吃嚮還是我？不是政府，啊呀！我今兒長上一身嘴也說不過去喲！那人叫胡秃子，可是頭髮比誰的也旺，你想……」他指着已經走在山塋里的胡秃子說：「你曉得吧？富農！六十垧好地哩……」

「我曉得，」我說着，笑了笑。

李老三就掂起鋤頭，繼續着他的所謂「打扮土地」的工作來了。他站着看了一會，甚至連一點不順意的地方都要用鋤頭修過。農諺說：「地種三年親如母，再種三年比母親。」這個土地的兒子，還沒有被屬於自己的一塊小土地哺育以前，已經對它親熱到癡迷的程度了。

一九四五，四月，劉家卯。

後記

八年抗戰中，我前朝曾到前方部隊的營連里工作過，「自衛大戰」（一九四〇）時回到後方，「文藝座談會」（一九四二）以後，又跑到鄉間政權里去了，其間認真的坐在屋子裏工作的時間才一年多。上面的八篇小說，除了末尾兩篇之外，都是這時寫的。我寫的不多，寫好的更少，自己願意集起來的便只有這點東西了。其中大部分與大後方的讀者見過面，有的在「文藝陣地」發表，有的被轉載，有的被選入小說集中，僅一兩篇限於西北。幾年來，有過幾次機會給我，讓我把它們集攏來就教於生活在不同領域的讀者，我都自棄地放過去了；原因是我嫌它太單薄，老覺得過去的一段生活中還有很多東西要寫，應該努力再寫一些。但我始終沒有得着坐穩的機會，當我還在鄉村里奔忙的時候，時代便逕自交替了另一個，我被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勝利所鼓舞，匆匆就道，拔涉數千里，而又開始坐下做新的工作了。於是我只好把它們整理一下，慚愧地交了出去。

這里印出來的，大多都很少修改，只有「地雷」一篇與發表時大不相同。一九四二年「文藝陣地」六卷四期登載的「地雷」，簡直可以說是當時的重慶雜誌審查委員會的檢查官和我合作的，他把「組織」改成「受訓」，「自衛隊」改成「壯丁隊」，「掃蕩」改成「騷擾」，「軍民合作打日本」改成「抗日是國民的天職」，最徹底的是把「八路軍」改成「國軍」。我看了之後，又生氣又好笑；現在，我拿「地雷」做爲書名時，希望那個黑暗的年頭不要再來吧。